

# 宰执天下

cuslaa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目 录

## 第一卷 初六之卷——塞上枕戈

第一章 劫后梦醒世事更 . . . . . 5

第二章 摇红烛影忆平生（上） . . . . . 9

## 第二卷 六二之卷——河湟开边

第一章 一入宦海难得闲（一） . . . . . 15

第一章 一入宦海难得闲（二） . . . . . 19

## 第三卷 六三之卷——开封风云

第一章 坐忘渭水岸（上） . . . . . 25

第一章 坐忘渭水岸（中） . . . . . 30

第四卷 六四之卷——南国金鼓

第一章 纵谈犹说旧升平（一） . . . . . 35

第一章 纵谈犹说旧升平（二） . . . . . 40

第五卷 六五之卷——汴梁烟华

第一章 庙堂纷纷策平戎（一） . . . . . 47

第一章 庙堂纷纷策平戎（二） . . . . . 52

第六卷 上六之卷——九州惊雷

第一章 一年穷处已残冬（上） . . . . . 59

第一章 一年穷处已残冬（中） . . . . . 65

# 第一卷 初六之卷——塞上 枕戈

## 第一章 劫后梦醒世事更

从出租车跳上下来就直奔检票口，贺方终于一身大汗的在最后一刻赶上了回上海的飞机。直到在东航的美女空姐不满的目光下跨入机舱，他才整个人放松下来。

贺方不是能让航班停下来等人的主，若是误了机，虽说费些口水公司应该就会给报销多出来的帐，但是要他跟会计室的老处女扯上一个下午，即便是老于世故的贺方也不会有这么好的兴致。

“好了，终于是赶上了！”贺方在座位放松着手脚，懒洋洋的不肯再动弹。

为了赶上预定的航班，贺方昨夜没能睡好觉，现在一点精神也没有，连系安全带时也是慢吞吞的，被过来检查的美女空姐狠狠的瞪了两眼。

飞机已进入预定高度，开始在空中向目标城市飞去，机舱广播提醒着乘客们现在可以放开安全带。机舱内人声嘈杂起来，空姐也推着小车走进机舱。不过贺方却拉下眼罩，靠在椅背上闭目养神，不知不觉已经进入梦乡。

突如其来的猛然一震，机身剧烈的摇晃起来。贺方从睡梦中惊醒，正想找人问明白怎么回事，机舱广播应时响起。不过也不需要广播，只看舷窗外透进来的火光，就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贺方脸色惨白，紧紧抓住了扶手。据说飞机失事的几率小于百万分之一，他买彩票从来都没中超过二十块的奖，难道今次竟要碰个头彩？！

火势蔓延得很快。转眼间，舷窗外流淌在银色机翼上的火焰已经吞噬了最后一个发动机，覆盖了整支机翼。巨量的燃油从发动机的破口处喷出，在机体过处的轨迹上爆燃起来，延伸在机身之后，如同传说中神鸟朱雀的火焰尾羽般灿烂。巨型喷气客机的双翼就这样拖着数条长长的焰尾，从空中坠向地面，仿佛一颗火流星划破深黯的苍穹，在夜空中分外醒目。

提供给舱中电力的紧急线路在最后一个发动机被吞噬的前一刻已经失去的作用，机舱顶部的数列应急照明灯在几下闪动后突然全数熄灭，连同座椅一侧的小灯一起都黑了下去。机舱终于陷入了黑暗中，除了机舱外的火光再无一点光明。原本就已经被恐慌所笼罩的乘客们，现在顿时引发了他们一阵凄惨哭嚎。

贺方紧贴着舷窗而坐，被安全带牢牢束缚在窄小座位中。机翼上被烈风鼓动着的橙色火焰猛烈的燃烧着。闪烁的火光穿过舷窗透入机舱中，映得贺方的面上忽明忽暗，耳畔充斥着尖叫和哭泣。

不知为何，贺方此时出离了恐惧，反而是心如止水般的平静。他看着周围的一切，却感觉像是坐在影院中欣赏一部新近出炉的灾难大片，对即将面临的结局并没有多少真实感。

舷窗外的熊熊火焰照亮午夜时分的万米高空。‘如果站在地面上仰望，应该让人惊叹的景色吧。’贺方心中胡思乱想。

一团灿烂的焰火在空中爆开，贺方在这个世界的时间就此凝固。

.....

意识犹沉浮于黑暗中，但从身体的各个部位传来的不适感逐渐将贺方从昏迷中唤醒。那种感觉不是受伤后的疼痛，而是从骨髓里透出的虚脱，如同失血过多的反应，浑如当年胃出血后躺在病床上那般浑身发冷无力。

浑身虚软的感觉很让人难受，贺方还是觉得很高兴。只要有感觉，且不论是什么感觉，至少代表他还活着。能从空难中活下来，再怎么都是可喜可贺的一桩事。只是很快贺方却又恐慌起来，因为他发现他的脑袋里多了许多不属于自己的记忆。

‘韩冈？那是谁？！’

贺方心中猛然一惊，意识彻底清醒了过来。头脑中莫名多出一段的不属于自己的记忆，完全是另一个人的人生。从幼年到成人，以韩冈为名的十几年的人生岁月留下的痕迹琐碎而完整。但这份记忆并不属于二十一世纪，而是千年之前、因时光久远而众说纷纭的宋代。

‘不会吧……被千年老鬼上身了？’

贺方感觉像是被梦魇住一样，怀疑自己是不是在事故中伤到了头部。他吃力的想睁眼看看周围的情况，但薄薄的眼皮却如有千钧之重，怎么也睁不开去。用尽了浑身气力，也不过让眼皮动了么一两下。

“醒了，醒了！爹爹！娘娘！三哥哥醒了！”

一个少女惊喜的呼声随着贺方眼皮的微微颤动而响起。少女的声音娇柔脆嫩，还有着甜甜的糯音，但传入贺方耳内却变成了黄钟大吕，震得头脑一阵发晕。而后一片杂声响起，身边又多了一男一女略显苍老的声音。他们为贺方一点微小的动作而兴奋不已，话音中满怀着惊喜，可贺方的心却一点点的沉了下去。

贺方自大学毕业后，走南闯北十来年，全国各地的方言就算不会说，也能混个耳熟。但身旁三人说的竟然完全不是他所熟悉的任何一种方言，音调怪异，有几分陕西话的影子，但也有一点广东话的腔调。

‘是古音吗？’贺方联想起脑中多出来的千年前的记忆，‘难道不是我被鬼上身，而是我做了鬼上了别人身，而且还是宋代古人的身！’

一念及此，贺方心中更为混乱，一阵阵的抽紧。虽然喜欢拿着手机翻一翻网络上穿越系的小说，但贺方却不会去相信真有一越千年的事情。只是如今的现状，却容不得他不信。

存在即是合理。

贺方一直秉持着这样的观点。他现在能清晰的听见身边三人喜极而泣的声音。这不可能是幻觉或是做梦！脑中的记忆这样告诉他，传入耳中的话音也是这般告诉他。

梦境也好，幻觉也好，都不应该超出自己所拥有的知识范围。但传入耳中的莫名稔熟、同时却与任何方言都不相同的语言，以及头脑中还残留的不属于自己的记忆，完全否定掉了这是幻觉噩梦的可能。

‘不会真是穿越吧？！’

回想起过去看过的一些打发时间的小说，贺方的内心越发的混乱。难道真的是越过千年的时间，来到过去的世界？若真的发生了这种事，要怎么生活下去？

混迹在在社会最底层，贺方是绝不愿意，但像一些书中的主角那样硬生生背下几百首诗词的本事他可一点不会！虽然对历史了解很少，但贺方至少也知道，不会吟诗作对很难在古代顺顺利利的混个出身。

还有现在的家人，他要怎么面对？而分隔在另一个世界的父母，现在又怎么样了？

纷乱的思绪不断消耗着贺方不多的一点精力，很快的，他又陷入了沉睡之中。

.....

再一次醒来，贺方是被隔壁房间传来的声音所惊醒。

“韩兄弟，听说秦州城里又来了一位名医，姓李，在京兆府名头响亮的了不得，多少高官贵人争着延请他上门诊病。去年韩相公的小妾宿疾恶发，李大夫几针下去便断了根。韩相公千恩万谢，到府中都不用通报的。今次李大夫来秦州访友，正巧县里陈押司的小儿子得了风邪，又转成肺癆，也是与你家三哥一般，但他是药到病除，转眼就下地能跑能跳。虽然这李大夫<sup>1</sup>诊金贵点，但用来救命也没人说不值……”

一个刺耳的公鸭嗓音传入耳中，不知为何，贺方的心中便是一阵怒意上涌。这种江湖声口，听着就知道是在胡吹。借着高官显宦或是明星偶像

---

<sup>1</sup>宋代医官多以大夫为号，如和安大夫、成和大夫，称为技术官。所以民间对医生便多以大夫相称。



的名头来垫脚进行的骗局，在社会上闯荡多年的贺方如何会不熟悉？就是没想到一越千年竟然被人用在了自己的身上。

“李癞子！你上次说的那位诸葛大夫，俺家千求万请用六亩田换来的药方，却屁用都没有！你现在还来骗俺？！小心老娘老大耳刮子打你！”

极彪悍的吼声，却让贺方心中感到一阵暖意，这是‘他’母亲的声音。但他马上又担心起来，因为从‘母亲’的话中，能听出很明显的动摇。

“俺真是太冤了！”只听得被唤作李癞子的公鸭嗓门叫起了撞天屈，“阿李嫂你想想，这天下间哪有包治病的神医？就像如今的李大夫，也不能拍着胸脯说一副药下去，就能让你家三哥活蹦乱跳的站起来。但终归是一条出路，总不能看着你家三哥就这么病下去吧？田卖掉还能再买，人没了可就买不回来了！”

“……李癞子你不就是贪着那块河湾边的三亩菜田吗？尽着教俺家卖田。老娘在这里说了，就凭你出的那几文钱，卖谁都不卖你！”

“阿李嫂看你说的，俺岂是要贪你家的地？你卖谁俺都不会插话……不过话说回来，你家的那块菜园，村里有哪家买得起？也只有俺才出得起价！要不你也别断卖了，先典给俺，拿到钱给三哥儿治病。若是以后有了钱也可以再赎回来。”

## 第二章 摇红烛影忆平生 (上)

韩父韩母貌似被说服了，就算明知李癞子是为了自家的田地，但与宝贝儿子比起来，田地又算得了什么？人没了，留下田还有什么意义？

‘不要卖！’贺方有些惶惑，这不是他的意识，而是莫名的从心底里爆发来的念头。郁愤充溢于胸臆，自责，愤怒，诸多情绪在心头交替浮现。躺在床上的这段时日里，正是这个公鸭嗓音不停的劝说家里将田地换成钱

钞，去为他求医问药。到最后，就只剩下一块菜田，也不肯放过。

不知何时，李癩子已经走了，而韩父韩母又坐到了自己的床头前。夫妻相对无言，只为了儿子，倾家荡产也甘愿——可怜天下父母心。

“卖了吧，不就一块地嘛……把三哥儿救回来就好！总得试一试。”韩母叹着气，手掌轻抚着贺方的额头，全没有方才对上李癩子的刚硬。

韩母的话让贺方心中一阵酸楚，不知是出自于自己还是韩冈。韩母放在额头上的手很粗糙，像砂纸一般，但掌心却出奇的温暖。

韩父看着已经瘦脱了形的儿子，刚过四十就已经十分苍老的脸上有着掩饰不住的忧伤，家中只剩这么一根独苗，若是再没了，他夫妇俩还有什么活头？他点了点头，声音嘶哑低沉：“那好，就先把田典卖给李癩子，价钱贱就贱点……总得先把三哥儿救回来。”

“啊……啊……”贺方突然间挣扎起来，拼尽全力想挤出‘不要卖’这三个字来。但喉咙仿佛被什么东西堵着。久病的他很快便用尽了体力，在韩家父母惊喜交加的声音中昏了过去。

.....

不知又昏睡了多久，贺方第三次醒了过来。这一次，他终于有了睁开眼皮的气力。张开双眼，首先映入眼中的是一片不停摇曳着的昏黄灯光，还有一股子刺鼻的气味。

‘是油灯！’明显的，只有不稳定的火焰才会摇晃。同样的，也只有点着油灯才会有一屋子的烟气。

‘果真是穿越了吗？’

贺方转动着双眼，巡视着自己身处的这个房间。房间很小，大约只有五六个平方，比韩冈记忆中属于自己的厢房还要小上许多。但房内的灯火是如此的微弱，以至于如此狭小的房间也无法完全照亮，就连头顶上的天花板也笼罩在一片黑暗之中——

‘哦，对了！可能根本就没有天花板。’贺方想着，因为在他身侧，还是黄土夯筑成的粗糙墙壁，表面上还有着因岁月而沉淀下来的黑色，但墙

体土纹依然清晰可辨。想必这样的古代房屋，头顶上的应该是如同前世老家旧宅那样的房梁和椽子，而不是平平一片的天花板。

‘当真是穿越了。’

看清自己所睡的卧室，贺方苦笑着，终于确认了这个他并不想承认的事实。死于二十一世纪的空难，而在复活在千年前一名宋朝少年的身体中。如果是故事，说不定会很有趣，但发生在自己身上，那只能让人叹气了。

不过贺方还是暗自庆幸，死于空难，转生古代，其中祸福难分。福兮祸之所伏祸兮福之所倚。虽是老生常谈，却一点也不错。被匪夷所思的现实冲击过后，认清了自己现在的处境，贺方心神逐渐沉静下来。如果要在宋朝好好的活下去，就必须先了解这个时代。

他静下心来在脑海里细细搜寻，惊喜的发现身体原主人留下的记忆尚算完整。父母、亲友、师长、乡邻都能记得分明。就是这些记忆仿佛隔在一层薄纱之后，让他无法产生足够的认同感，就像是在观看一出冗长的电影，没法当成是自己的记忆。不过这样已经足够，贺方庆幸的想着，靠着这些记忆，只要谨言慎行，少说多看，并不用担心冒名顶替时会出什么大问题，就算有些差别也还可以推到病症上去。

如今是熙宁二年【西元1069】——对历史从来都是勉强及格的贺方来说是个很陌生的纪年。但靠着身体原主人留存在记忆中的宋朝太祖、太宗、真宗，和刚死没几年的仁宗皇帝、英宗皇帝，以及王安石、司马光、苏轼、柳永这些熟悉的名字，再加上契丹、西夏、大理这些更为熟悉的国号，还是让贺方确认了自己所在的时代。

在大庆殿的龙椅上坐了四十二年的仁宗皇帝于六年前驾崩，享国虽久，却并未留下子嗣——生了一堆公主，却一个皇子也没有。作为仁宗远房堂侄的英宗皇帝遂以过继皇子的身份入继大统。但体弱多病的英宗皇帝也并没能在皇位上坐太久，仅仅四年多一点的时间，便紧追着他名义上的父皇的脚步，撒手尘寰，将偌大的一个帝国交给了还不到二十的长子赵顼。

天子登基，便要改元。大宋的年号由此从治平改为熙宁，而今年正是第二个年头。而这位新皇帝，想来应该就是与王安石变法紧密相连的宋神宗……回想到这里，贺方心中猛然一凛。

对了！神宗是庙号，没死的皇帝还享受不到，若是贸然如此称呼当

今天子，怕是不会有好结果。贺方暗叹一声，这又是脑内的记忆留给他的常识。

且不管该如何称呼如今的皇帝，赵顼对宋朝过去几十年来的积弊心中不满，意欲学习商鞅变法，从而富国强兵的打算，贺方是能够百分百肯定的。

就算没有他本身对历史一点浅薄的了解，只看这拥兵百万的堂堂天朝上国，每年竟不得不向辽国、夏国献上岁币，用钱来买一个安稳。号称中国，却为四夷所欺，泱泱大国受此奇耻大辱，一想起来，但凡有些羞耻心的宋人都会悲愤不已，连带着贺方也被残留的记忆影响着感到满腔怨愤。小民如此，更不用提大宋之主——毕竟——如今的皇帝赵顼才二十出头，正是勇于有为、无视陈规的年龄。

而贺方现在之所以会躺在床榻之上而动弹不得，追根究底，却也是因为大宋军力不振，屡受西夏相欺的缘故。

贺方所占据的这具身躯的旧主，姓韩名冈，有个表字唤作玉昆。名和字都是韩冈幼年时的蒙师所起，用的是《千字文》中‘金生丽水，玉出昆冈’这一句典故。

想到这里，贺方忍不住又要苦笑。他穿越到宋代的事情肯定是坐实了。不然脑袋里不会多出一堆他从没读过的古文和诗词，更不会知道什么典故。这都是那位韩冈自开蒙后，十几年来陆续背下来的。

韩家说不上富裕，但在与陕西路绝大多数乡村同样贫困的下龙湾村中，也算得上是上户人家。有百十亩地，一头耕牛。只是还算不上地主，平日都是自己劳作，只有在农忙时才会雇些短工来，而家中主业则是种菜。从河湾旁的几亩称得上是膏腴的上等菜田中，种些春韭秋菘【注1】之类的蔬菜，卖到仅是一河之隔、近在咫尺的秦州州城中，换来的钱钞维持着家中二十多年的小康生活。

韩冈是家中的三儿子，连着他的两个兄长，都很幸运的养到了成年。这在幼儿夭折率超过一半，连皇室也免不了因此而绝嗣的宋代，算是个小小的奇迹。

韩冈的长兄继承家业，二兄投了军中，而他本人则是自幼聪颖，家里便省吃俭用供他进学。八岁开蒙，十二岁便通读五经等诸多典籍，是十里

八乡有名的秀才。到了前年，也就是治平四年【西元1067】，韩冈满了十六岁，便辞别父母，与此时的士子们一样，开始离家出外游学。

北宋承平百年，文风大炽。早一点的孙复、胡瑗，近时的欧阳修、周敦颐，还有如今的王安石、司马光、邵雍、程颢、程颐，有名的、无名的，学者大儒层出不穷。

而就在关西，也有一名开宗立派的博学鸿儒，姓张名载。张载在关中地区广收门徒，弟子众多，其创立的学派号为关学，韩冈便是投奔在他的门下，勤学苦读了整整两年。

韩家所在的路州并不太平——位于大宋西北边陲的陕西秦州。在二十一世纪，陕西的风土人情贺方见识过很多，却从来没有穿越战火的经历。但在北宋，陕西却因为直面西夏，故而年年兵灾不断。

在韩冈留下来的记忆中，二十多年前，李元昊继承父位，统领西北党项各部之后，便举起了叛旗。李元昊为人残暴不仁，又好渔色，连儿媳也不放过，最后也是死在了亲生儿子之手。但他确实是个人杰，抛弃了宋国的赐姓，为自己找了个鲜卑族的先祖，改姓嵬名。率领原本就已经是半独立的银夏党项，攻下了河套平原上的兴灵二州，自行登基称帝，建立了西夏政权。短短数年间，三次大规模会战，宋军皆以惨败而告终，十数万大军覆没，只能承认了西夏国的存在。

注1：韭是韭菜，菘则是白菜。这两样是古代最常见的蔬菜。



## 第二卷 六二之卷——河湟 开边

### 第一章 一入宦海难得闲 (一)

韩冈回到秦州已经有半个月了。不同于上京时的天寒地冻，也不同于出京时的乍暖还寒。三月末的西北早不是冬季时黄色和白色的混和，春风已吹至玉门关头，举目秦州，皆是郁郁葱葱的绿色。

春天的阳光再舒服不过，气温也是一样舒适。清早起来，韩冈穿着一身单薄的短打，照着往常锻炼身体。即便是在东京城的时候，韩冈依然保持有规律的健身活动。在院子中打上两套拳，出了身薄汗后，汗湿的衣衫透出的健壮身材，完全看不到一点半年前重病垂死的病态。

练下拳法，是早上的热身运动。俯卧撑，仰卧起坐等后世最普遍的健身项目，才是主菜。说起来，韩冈学不来赵隆的天生神力，能把石锁玩得跟手上转的麻皮核桃。若是自家玩石锁，中间的那根木杆不够结实，不小心断了，或是干脆是自己失了手，伤筋断骨的毛病不是那么好治的，也少不了要留下后遗症。所以韩冈只敢选一些安全性比较高的运动来做。

韩冈的这几个锻炼的动作算得上是有些新意，王厚、李信、王舜臣他们都看过，不过也没人学着练，各人都有各人的锻炼方法，多半是军中流传多年的一些操演技巧。虽然韩冈有时也想过把自己的这一套传入军中，日后要整人的时候，让他去做一千个俯卧撑也蛮有趣的，可他没资格插手军务，不可能有机会把这些锻炼的招式在军营里传递。至于他所能管理的病号，多是需要调养，真的能开始活动筋骨了，第二天就会被拉回去。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韩云娘甜糯的嗓音帮韩冈轻声数着数。

小丫头就站在庭院中的一株梅树旁。比起冬天韩冈离开的时候，她又长高了一点，但人却清减了许多。就像一株梅花，虽然清丽不减，大大的眼睛更为幽深，但还是显得过于苗条了。韩云娘小小年纪就受尽了相思之苦，见到韩冈后，白天人多还能忍住，到了夜里，是哭着让韩冈哄了半夜才睡着。

而且自韩冈回来后，她就变得更加粘人了，每天送着韩冈出门，虽然什么都不说，但眼神都是可怜兮兮的。韩冈知道这是小丫头心中缺乏安全感的表现，而现在自己所能做的也只能是尽力安慰。

一天俯卧撑和仰卧起坐各两百个，习惯下来也不算累了。也不需要多少时间，就完成了今天的份量。韩云娘忙服侍着韩冈去换洗。虽然这时候已经不像冬天的时候，锻炼过后就立刻要去洗浴更衣，不然就会感冒。但一身汗臭的去衙门里，也不会招人待见。

等韩冈换好衣服重新出来，二老已经起来了。韩冈赶忙过去请安问好。虽然前些时候儿子不在身边，但过了几个月的舒心日子，韩千六和韩阿李两人的气色好了不少，也富态了些去，身上的穿着打扮同样有了点富贵气象，看上去就是一个普通的家庭逐渐走向上层的模样。

看着韩冈头发上还带着点水意，韩阿李脸上不高兴，“又在熬炼筋骨了？照娘说的，三哥儿你还是早点成亲，我和你爹也好了笔心事，也省得你天天跟个军汉似的，没个官人样。”

韩冈为着自己叫屈：“娘这话怎么说的，两件事不是一桩吧？”

“你若不是有力气没处使，干嘛天天坐起来躺下去的，又趴在地上撑



着？”韩阿李理直气壮，“还是早点娶了妻，等明年云娘满十四了，你再纳了她。日后多生几个，也可以帮你的两个哥哥留点香火下来。”

不知道这段时间以来，上门提亲的又来了多少，让韩阿李这般催促。不过范仲淹到了三十六岁才娶亲，世间士子成婚的平均年龄也比普通人明显要迟上一些。韩冈倒不是很着急，笑着推脱道：“还是先找些人来服侍爹娘，现在家里这间屋子也不算小，就是空空荡荡的不像样子。”

如今韩家入住的这套两进宅院，是韩冈回来后刚刚买下来的，位于秦州城内以官宦商人为多的厚泽坊中。今天才是乔迁后的第六天，为庆贺乔迁之喜所燃放的鞭炮碎屑，还没有打扫干净，在院墙外角落处还能看到不少。

与周围的房子比起来，韩家新宅的庭院房舍算是比较新了。只有七八年的历史，庭院中的两株梅树才一人多高，青苔也是才薄薄一层。但整体建筑修造得十分精致精致，从进正堂的台阶处都雕刻着的富贵连枝花纹，扣之如玉磬声的青黑色瓦片和折枝莲瓦当，以及涂了不知多少层大漆的房梁屋椽和柱子，可以看得出这宅子是花了大本钱去打造的。

而实际上这间韩家新买的宅院，也的确是名匠手笔。原本就是陈举为自己建的外宅——那位被刷成碎肉的陈押司，除了在家中多蓄姬妾，在外面也养了几个——而在陈举的家产给一众官员私分了之后，这宅院就成了留给韩冈的酬劳。虽然韩冈实际上也付了钱，但价格却是标准的‘内部价’。

同样的价格虽说能在城中的几个偏僻角落买下同样大小的宅子，但想在州衙附近买到第二处修建得如此出色的宅院，价钱再翻个三五倍都不可能。

有了房子，韩冈自然要把父母接到了城中住下。下龙湾村的老宅放着不动，也没人敢占他的便宜。现在再要做的，就是找些仆婢来服侍家人。虽然韩冈已经有资格动用杂使的厢军来为自家看守门户，但他觉得还是先找些老实勤快的下人来比较好。

正如韩冈所言，新家里人气实在不足。当一家四口在一起吃饭的时候，空空的内厅就显得太大了一点。原本寄住在韩家的李信，因为职位的调动而离开了秦州城；韩冈二姨家的两个表弟，则是来了又走了。

就在二月中时候，李信在经略司的一次比试中，被来秦州述职的张

守约看中，跟王韶讨了个人情，调去了甘谷城任步军副指使。有张守约罩着，李信日后的前途是不用愁了，就是现在，他的官职已经超过了韩冈的外公和舅舅一辈子的辛苦。

而韩冈的两个表弟，是在韩冈刚刚入京的时候就到了秦州。虽然韩冈从没指望他们能跟李信媲美，但他想着，既然都是一个外公，总有同样优秀的基因传下来。岂料，在传承中，变异也占了很大的比例。这两人，实在不成样子，太不是东西。

他们到了秦州后，就住在韩冈家里。却整日游手好闲，挑吃捡穿。李信帮他们找了两个巡城的活计，想让他们先历练一下。但他们却不肯干，说要等着韩家三表哥回来安排个好差事。李信当时就冷了脸，偏偏两人还没有自觉，照旧好吃懒做，其中的老大甚至还想籍酒调戏韩云娘，被忍到极限的李信狠揍了一顿，然后又给韩阿李让李信将他押了回去。

这不是韩阿李不顾姐妹的情分，但自家的侄儿做事连个分寸都没有，还指望他能帮上什么忙？日后肯定会拖累自家儿子。韩阿李读书不多，但见识不少，又有决断，便丝毫不留情面。

而小一点的，在他大哥被赶走后老实了不少。他也曾说过，想要回凤翔，却给韩阿李瞪了一眼，吓得不敢再说话。等到李信再去甘谷城时，韩阿李便让李信一起把他带了去，说是要好好锤打一番，省得日后也做出不知分寸的混事来。

“真想不到二姐的两个畜生都是这般德性，也不知怎么养出来的。跟信哥儿真是一个天，一个地。早知道他们不成器，就让他们呆在凤翔府老家，省得来了尽给人淘气！”

一想起来两个没家教的混蛋小子，韩阿李就是一肚子的火，就算凤翔那边已经托人赔了不是，她吃着饭时也不忘开口骂。而韩云娘站在韩阿李身后，也是鼓起腮帮子，很生气的模样。她那一日，也真是被吓到了，幸好李信就在旁边，直接了当把借酒装疯的色狼一脚踹开。

“那四姨家的表弟呢？他怎么样了？”韩冈问的是嫁进冯家做续弦的姨娘的儿子，他回来后都忘了这一茬，现在才想起来。他的那位冯表弟生长在富贵人家，也不知是不是养出了一身纨绔脾气。

听着儿子问起冯家，韩阿李也有了些疑惑：“说来这事也怪，已经让人

捎了三次信去了，怎么都没个回音？来与不来，总得回复一句，报个平安也是好的。”

“他们真的把信送到了？”韩冈猜测着没消息的原因。如今世上可没有邮局，驿传系统更不是给跑平民用的，要寄信，都是托亲友或是同乡来送。这其中，有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的正人君子，也有一转脸就把信丢到河里去的。

注1：诗赋重韵，在写诗时，一般都要翻查韵书，以防用错韵脚。而在科举时，也是要分发韵书，以防考生出错。

## 第一章 一入宦海难得闲 (二)

### 【第二更，求红票，收藏】

儿子的话，韩阿李听了就不高兴，送信的人可是她选的：“小王货郎来往凤翔秦州二十多年了，如果再算上他老子老王货郎，父子两人在秦州和凤翔两头跑加起来快五十年，给人带的信，只要人还在肯定能送到。多少年的信用在了，他们不会说谎！何况给你舅舅、二姨的信都送到了，说给你四姨的信也送到了，难道还会有假？都说读书读多了心眼就变多，还真是一点都没错！三哥儿你也是越变越滑头了……还是原来书呆子的那样好！”

韩云娘一下捂住嘴，猛的低下头，肩膀一抖一抖的暗笑着。

韩冈被骂得无可奈何：“娘说的是！”

“你看你，滑头了不是！？什么‘娘说得是’！分明就是再说‘娘说得不是’！”

韩阿李这么一说，韩冈说是也不行，说不是也不行。他求助看看自家

老子，韩千六却是一辈子听惯浑家骂了，安之若素的夹着小菜，照常吃饭。‘算了，三十六计走为上好了。’韩冈想定，三两口把早饭吃了，也不顾韩阿李还是不痛快，道了声孩儿走了，便到外院左厢后的马厩牵了自己马出来。

原本这些琐事都是李小六负责，但昨天韩冈放了他的假，让他回家探视父母，现在韩冈只能亲历亲为。

韩冈牵着马，韩云娘从后院小碎步的跑过来，依依不舍的送了韩冈出门。韩冈骑上马，走了老远后，回过头，还能看着小丫头倚门望着。

韩冈家离州衙不远，出了家门前的小巷，向左一拐，一百多步外就是州衙大门，同时也是秦凤经略司衙门。按说这么近的距离走路就可以了，养匹马在家还浪费草料钱。但官员的身份让韩冈必须骑马。若是看着一个同僚身穿官袍在大街上赶路，任凭哪个官员都要摇头，说他有失身份。

转眼就到了衙门前，韩冈收缰下马，守在门前的一群老兵中走了一个出来，将韩冈的马从小门牵到州衙里的马厩里去养着。在厢军和禁军中都有降等的制度，想衙门前的这些老兵，都是没有了战斗能力，无法胜任更高强度的工作，被从军中刷下来，最后领着半俸，在衙门里或是官员家又或是官办的寺庙里，做点杂事。

韩冈正要进门，突然背后传来一声唤：“前面那不是韩官人吗？！”

听到那个声音，韩冈先皱了下眉头，然后回头笑道：“是元兄啊……”

来人是韩冈入京三个月里的变化之一，唤作元瓘，现在是王韶身边的幕宾。元瓘是个还俗僧，是王韶的乡人。新近还俗不久，戴着帽子下面，是才两寸多长的头发。小眼睛，招风耳，蒜头鼻子，脸上总是油光光，相貌甚有特色。

元瓘赶到近前，身上衣物熏得浓香就直冲着韩冈的鼻子。韩冈侧过身子，率先往里走，省得自家被荼毒，嘴里还带着话：“元兄今天来得早啊……”

“机宜今天可是有要事要找小人商议，不得不来啊。”元瓘装着不情愿的样子，实际上却是在炫耀自家在王韶面前受到的重用。

韩冈不怎么喜欢元瓘，倒不是因为这个还俗僧总抱着在王韶面前争宠的心态，对自己莫名其妙的有着竞争心理。只是单纯嫌他总是衣服薰上浓的能毁掉人鼻子的香味，一副自诩风流的样子，这让韩冈总是觉得跟某个他感觉很恶心的家伙的嘴脸很像，但偏偏韩冈却是想不起来究竟像哪一个。

不过王韶倒是赞过元瓘精通书算，有货殖之术。韩冈看王韶的意思，大概是想让元瓘负责市易之事，如果一顷四十七亩的事争出个眉目，不但屯田可行，市易也可以乘机浮上台面——王、窦的万顷和一顷之争，争得不再是田地多寡，而是朝堂的信任到底是哪一边，这实质上已经成了王韶和李师中秦州两个派别的政治争斗。

一旦王韶的说法被承认，那他的其他策略也就同时得到了施行许可，将稳稳地把持住开拓河湟的控制权。至于李师中、窦舜卿，还有向宝，都不可能再留在秦州。反过来，王韶若是失败，他也在秦州待不住了。

韩冈一边想着事，一边有一句没一句的与元瓘扯着闲话。在走过第二道门后，韩冈拱手道别，如释重负的往左转去。而元瓘则看着韩冈的背影冷哼一声，继续往前走。王韶的公厅在州衙第三进的西厅，而韩冈却是在第二进。

元瓘不痛快的哼哼声，韩冈虽然背着身，还是听得很清楚。温文有礼的向迎面走过来的同僚打了个招呼，韩冈心中觉得莫名其妙，这元瓘的敌对意识到底怎么来得。难道他以为在王韶面前表现得好，就能压倒自己，混个更高的官位出来？

笑话！

他跟王韶是什么关系？说是政治同盟是有些勉强，但说是助手，王韶却从不敢把自己呼来喝去——自己并非是从王家门客这个身份上推举出来的，在人格和身份上是平等的，而元瓘是什么……走卒而已！

真是莫名其妙！韩冈摇着头，往自己的公厅走去。

经略安抚司，管得是一路军事，又名帅司。所以衙中的公务都是跟军事有关。军队、堡垒、补给、道路、情报、器械，这些是经略使要考虑的军务，必须面面俱到。

大的战略规划，虽是由天子和两府决定，但也会征求经略司意见，更多的时候还是由经略司提议而天子两府审批。战略规划的实行，掌中军的自然又是兼任兵马都总管的经略使，下面各部则有副总管、钤辖、都监分担，出谋划策的是机宜、参军、参议这些幕僚，至于勾当公事，也就是韩冈的工作，便是最为繁琐的庶务。

虽然批奏并不归勾当公事处理，但要按类分发到各曹各司，然后将各曹各司处理好的公文收集起来，检查过后再转发给原主，算是承上启下的部门。经略使和经略司中的其他高官交代下来的事情，如果分不清是由哪个分司接手，也是勾当公事处理。除此之外，一些其他曹司不管的琐碎杂务，也是勾当公事的任务之一。

韩冈在这间有些阴暗破旧的房间里，做了有十天了，感觉下来他的这个工作，是类似于办公厅主任之类的职务，每天要面对的公文要按堆来计算。

幸好自己不是一个人，这是韩冈第一天走进这间屋子时的想法，同为勾当公事，还有另外四名选人。这在诸路中，也只有关西诸路才能享受到的庞大编制，若是在两浙、江东那边，经略司中，通常只会有一个管勾公事。而现在的想法则是，日他鸟的，都这么些天了，李师中你怎么还不动手？！

摆在韩冈，而其他四人，这些天有两个告了病假，有两个各自被李师中和向宝调去处理另外的要务去了，整个勾当公事的公厅中，就剩韩冈一人来承担原属于五人的工作。

这样的独角戏，自韩冈走进州衙的第三天便已经开始，到现在七天过去了，还没有结束的迹象。官厅中的公事，基本上都是胥吏处理，而后才有官员查看是否有问题。即便五名勾当公事只剩一人，只要肯放手，韩冈照样可以喝着热茶，弄两本诗集来读。

但韩冈看起来不放心别人的样子，他手下的胥吏把事情做好后，他都要重新检查一遍，找出一点错来，就会丢回去让人重做。七天来一点疏失也没有出现，处理得游刃有余。不过任谁都知道永不出错是不可能的，不少人都在想他如此勤力，迟早要累昏头，而韩冈本人只希望李师中也能这么想。

在门口，韩冈将脸板起，大步跨进房中。房内，十几名从属于勾当公事的胥吏已经在侯着。领头的一个叫王启年，在衙中待了十几年了。据说本是个市井无赖，后来不知从哪里诈了一笔钱来，送给当时秦州通判小妾的表弟，进了秦州州衙里做吏员。他在衙门中日子久了，也颇有些手段，收服了几个兄弟，在衙门里干起来奉承上官，盘剥百姓的生意。

见到韩冈进来，王启年便领头上来行礼。只是他的动作都有些慢慢吞吞，连带着跟在他后面的十几人也是一副黏黏糊糊，不情不愿的样子。

看着他们这疲沓模样，韩冈脸色更加深沉下去，冷声道：“王启年，你们没吃饭不成？！”

“小人不敢。”王启年回了一句，动作稍微快了一点。

韩冈冷眼看了他一下，便坐到自己的位置上。这些天，韩冈始终板着脸，一点笑模样都没有。衙门中，每一个胥吏都知道，新上任的勾当公事是个心狠手辣之辈，城里有名的陈押司跟他过不去，被他反手就杀了个绝户。

一开始时，王启年他们也是战战兢兢。只是看着其他四名勾当公事相继找借口避事，从中嗅出了什么味道，又暗中得了他人的吩咐，渐渐开始挑战韩冈的权威。当然，这是一步步来的，到了现在，也不过是行礼时拖沓一点，做事再慢上一点，弄得太大，他们也怕惹毛了这个看起来性格颇为阴狠的韩三。

只是韩冈尽是板着脸，在公务上又挑剔得要命，让王启年他们心中都很不痛快，私下里都说，就算没有人吩咐，也要让这个菜园子见识一下衙前虎的手段。





## 第三卷 六三之卷——开封 风云

### 第一章 坐忘渭水岸（上）

“已是百战功成，想不到还是缘慳一面。”赵顼抬手推开当面的数支柳条，“朕是皇帝，可想见一次臣子却是这么难。好个韩冈，为个解试，竟然连上京诣阙的机会都推了。面承清光难道还比不过一个贡生资格？”

王韶心中一惊，抬头向前望了一眼，倒是没在天子的侧脸上看到有何不快的神情。

御苑之中草木森森，冠盖如伞，遮挡了午后的艳阳。

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

虽非江南，但一道白玉栏杆围起了数亩的小湖，莲叶覆盖了半个湖面，清风徐徐，碧绿的荷叶竟也波浪起伏起来。

君臣二人行走在清风之中，赵顼继续说着：“说起朕自登基以来，自问可算是勤政。没有见过一面的朝官，除了广南两路的几个知州以外，也就

韩冈一人了。”

“韩冈为人刚直，不愿受非份之赏。”

“他的脾性，朕也知道。”赵顼点了点头，道：“横山纵胜，亦不愿居功受赏。当着宰相的面如此说话，世间当真没有几个。拯危阻敌，孤身平叛，这样的功劳都放下了，更是只有一人。”

“也有小人说韩冈如此是沽名钓誉。”

“那就多给朕几个同样沽名钓誉的……朕手边正缺这样的人呢。”赵顼笑笑，带着王韶走到了一座小桥上，手扶栏杆，“朕虽是看重韩冈，不过若他与卿家一同上京，朕最多也只能给他一个参加礼部试的资格。非是朕吝啬，实是韩冈功绩虽著，可文名不彰。一个进士出身虽不算多重，但也不便赐于他。惹来议论，更对他日后立于朝中不利。朕可是想着将来要大用他的，若是有了污名，那可就不好办了。”

王韶看着身前削瘦背影，心中一惊。虽然他早知赵顼对韩冈很是看重，但听到这番话，还是心中惊讶不已。但赵顼的话，也是王韶对韩冈的看法：“以韩冈之才，一榜进士当是易如反掌。如若是诗赋以取士，或许还有待商榷。但论起经义策问，他已是出类拔萃。其人之才，不仅仅是治政用兵。”

“其实若有治政用兵的经济，学问稍逊其实也无妨。就如薛向，他没有一个出身，但还不是做到了一路监司，乃至现在的三司使？熙河所用，在朝中，也多得薛向悉力营办。”赵顼顿了一下，“就是没出身，也是一样能为朝中重臣。”

‘但以韩玉昆的年纪和官品，他怎么可能只想着一路之地，三司之职，而不想着身列宰执班中？’王韶暗自想着，却没有说出来。

“还记得王卿五年前献上的平戎策。”赵顼回转身，同时也转过了话题，“‘夏人比年攻青唐，不能克，万一克之，必并兵南向，大掠秦、渭之间，牧马于兰、会，断古渭境，尽服南山生羌，西筑武胜，遣兵时掠洮、河，则陇、蜀诸郡当尽惊扰’。”

想不到赵顼竟然还能记得当年献上的《平戎策》中的内容，但时过境迁，“如今陛下已经不用担心了。”王韶微躬身，充满骄傲的对赵顼说

道。

“乃是卿家之力。”赵頊赞许的点着头，“‘西夏可取。欲取西夏，当先复河湟，则夏人有腹背受敌之忧。’如今木征就擒，董毡亦将降伏。断西贼右臂之势已成，就不知何日才能直捣腹心……”

“陛下……”王韶脸色微变，急忙道：“河州大战虽胜，但如今秦凤仓囤已然一空，熙河也须休养生息数载才能自给自足，实在不是向灵夏用兵的时候。”

“这朕也知道，灭国之战非是等闲。朕也不会急于一时，多少还有几年的准备。”赵頊凭栏而望，落在一瓣残荷上的视线，看着的却是数千里外的金戈铁马，“二十万不成，六十万难道还不行吗？”

战国时西秦灭楚之战。始皇征询老将王翦，若以他为将，灭楚须兵几何。王翦的回答是六十万。这个数字，几乎是秦国的举国之兵。所以始皇，用了另一个只要二十万兵的将领。但用兵不是购物，价廉者中选。楚国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二十万秦军伐楚，便是大败而归。最后还是按照了王翦的要求，动员了整整六十万，方才灭亡了楚国。

因为新法顺利推行的缘故，赵頊对大宋的国力有着足够的信心。国库中的仓储，已经不复赵頊刚刚登基时，让他手脚冰凉的空旷。只要再等几年，就能筹备起足够平灭西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朕今年不过才二十有三，几年时间，还是等得起……届时，也少不了要用到卿家的时候。”

王韶深深一弯腰：“臣当效死。”

“效死就不必了，朕还等着卿家如今次一般，让朕能在紫宸殿上受群臣朝贺呢……”

君臣二人继续在荷塘边漫步。赵頊居前，听着王韶说着些河湟的奇闻异事，不时还追问着两句。

李舜举这时匆匆而来，神色凝重的向赵頊递上了一份奏报。

赵頊接过来展开一看，神色也变得沉重起来，眉头微蹙，轻声自

语：“天下文才十斗，不意今日又少了一斗。”

王韶在后面看不到这份奏报上说的到底是什么，但从赵项自言自语中，也能猜出个大概。天下文才十斗，能独占八斗的是三国时的曹子建【曹植】。而大宋国运昌盛，文运大兴，才子大家，车载斗量，再无人能独占天下文采大半。而能当得起十一之数的，也就寥寥数人。稍作思量，其人身份便是呼之欲出。

‘欧阳九风流顿尽。’王韶心中一叹，不无悲凉。他中进士是在嘉佑二年，也正是欧阳修主考的那一科。若非欧阳修一改当时流行的险怪艰涩的文风，他说不定还中不了那个进士。

“醉翁亭中不见醉翁矣……”赵项也黯然一叹，将奏报递回给李舜举：“赠故太子少师欧阳修为太子太师，馈赏依宰相制。命太常礼院定其谥号。至于荫补等事，待遗表至，再论！”

.....

此时知太常礼院的是由布衣入官的常秩。欧阳修旧时与常秩最善，曾几次三番的举荐于他。虽然后来，因种种事端而疏离。但人去恩仇尽，过去的事，也没必要再提。

常秩坐在公厅之中，太常礼院中的众官坐在下首，听着草拟谥号的太常博士李清臣道：“太师一生，于教化治道为最多。下官按谥法，道德博闻曰文，当谥之以‘文’。”

“文……”以文臣来说，谥号中得了这个字，已经是了不得褒奖了。常秩想了想，问道：“过往谥‘文’者，是为何人？”

李清臣早已命人查过资料，答道：“国朝谥‘文’者，杨亿一人而已。唐时谥‘文’者，则有韩愈、李翱、权德舆、孙狄。”

“韩退之倒也罢了。但杨亿、李翱、权德舆、孙狄之辈，如何比得了欧阳永叔？”

“不当用‘文’字吗？”被人否定，李清臣心头不快，“敢问知院欲谥之何字？”

“永叔为天下文宗，‘文’之一字，当仁不让，不可改易！然永叔平生好谏诤，所谓‘智质有理’，当加一‘献’字，为‘文献’。”

“文献迭犯庙谥，不可用！”李清臣立刻否定道。

“若献字不可用，则加一‘忠’字，为文忠。”常秩似是早有定见，前面被否定掉便立刻提出了另一个方案，“永叔尝参天下政事，曾进言仁宗，乞早日下诏立皇子，使有明名定分，以安人心。及英宗大行，今上即皇帝位。永叔两预定策之谋，有安定社稷之功。又曾和裕内外，周旋于两宫间，迄于英宗之视政。按谥法，‘危身奉上’为忠。”

“且永叔天性正直，心诚洞达。为人明白无所欺隐，不肯曲意顺俗，以自求稳便安好。论列是非曲直，分别贤愚不肖，从不避人之怨诽沮疾。忘身履危，以为朝廷立事。‘廉方公正’为忠，这四个字，永叔也是当得起的。”

“谥者，行之迹也；号者，表之功也。永叔一生，道德博闻，危身奉上，廉方公正，这都是有的。谥永叔为文忠，不知诸位意下如何？”

常秩是欧阳修旧友，说得又甚为有理，众官点头之余，都看向了李清臣。李清臣起身行礼，“不改于文而加之以忠，议者之尽也。清臣其敢不从！”

欧阳修一代大家，如今天下文士，多以其为宗。不过他虽为三朝重臣，但一生却从没有站对过一次，最后落得一身谤言，声名丧尽。僻居远州数载，直至今日，才又回到世人的心中。

当教坊司的花魁们，开始唱起‘清晨帘幕卷轻霜。呵手试梅妆。都缘自有离恨，故画作远山长’的时候，王安石也听到太常礼院给欧阳修定下的谥号，为故友长叹之后，也不免黯然，“今日永叔得谥文忠，不知后人如何谥我……”

曾布道：“相公匡扶今上，一扫大宋数世积弊。百年之后，何愁不得美谥？！”

“算了！”王安石洒脱的笑道，“死后万事皆空。授以何谥，那是他人之事。吾辈论事，只在今生！”

## 第一章 坐忘渭水岸（中）

欧阳修去世消息，惊动了京城，却还没有传到关西。

离着锁厅试还有一个月的时间，韩冈此时并没有着急着赶去秦州，而是安稳坐在渭水之滨的家中。心头一点也不急，仿佛忘了即将到来的考试。

他常年不在家中，有机会还想是多陪陪父母妻妾。为官者，别妻子，弃坟墓，远行数千里，说不准那日就会出现意外。所以孝心要经常表现出来。

王韶走后，高遵裕如今独揽大权，但也没有糊涂到改动王韶定下的规矩，萧规曹随的手段并不丢人。若是跟着自己出的意见做了改动，万一出了意外，高遵裕也担当不起。

另外高遵裕的小妾也同样身怀六甲，算时日，也就在这几天了。陇西缺名医，同样也缺高水平的接生婆，高遵裕遣人已经去秦州请了最好的稳婆过来。

韩冈已经吩咐过家里的管家钱明亮：“如果人来了，等她服侍完高家，就把她请到家中来，千万不要误了事。”

坐在家中，韩冈还是很有些不放心，毕竟他也是第一次经历这样的情况。周南和严素心是在去年腊月中确诊，那时候已经是一个多月的身子。推算过来，她们的预产期基本上就是在八月前半，也就最多还有半个月的时间，说不定还可能会提前上一点。

韩冈正推算着日后的变数是，却有人出来打断他的思绪了：“官人，承恩村的刘保正来了。”

司阍的老兵知道刘源在自家官人心中的地位，不会拦着外人一般的将

刘源给拦下来，而是将他请进门房坐着，让打下手的小子，进去通报。

果然不出意料，里面很快就传话出来，‘官人请刘保正入内面会。’

跟随着韩冈，刘源他们在刚刚结束的河州大战中立下了不小的功劳，攻城拔寨有他们，守卫营垒也有他们，救援危城是他们，追袭残敌还是他们。比起各路禁军，只能算是乡兵的广锐军的功绩，不在任何一支精锐之下，不论是哪一路的选锋，都只能勉强跟刘源一众平起平坐。但到最后，广锐军的封赏还是以金银财帛为主。而且同样的功劳，比起普通的参战士兵们来说，都要低上很多。

不过韩冈看到赏格之后，便当即上书建言。提议道，为了日后能继续驱用广锐叛卒为朝廷上阵杀敌，最好是能以地充赏，用熙州、巩州的荒地，来补充赏赐中不足的部分。

韩冈的提议，朝廷很快的就批复下来。如果能让过去的叛军老老实实的开荒种田，不论是新党、旧党的哪一边，都不会反对这个方案。而且只要他们将赐予的荒地开垦出三分之一，两年之后，熙河路一年的税入中，又将多上过万石的粮赋。这是惠而不费之举。

同时因韩冈之言，本来封赏刻薄的广锐军卒得到了土地作为补偿。虽然还是荒僻之土，但用心料理个几年，就是一份上好的基业。所以韩冈的建言之德，更加上他过去的那一桩桩恩德，广锐军上下对韩冈都是有着效死之心。

被小厮一路引到书房，刘源就看见韩冈已经在房内站起来等候。

连忙行过礼。韩冈就示意刘源坐下，抖了抖拿在手上的礼单，半是感叹，半是质疑道：“这又是何必？”

薄薄的礼单上，写着一行行的金银绸缎，贵重器皿，还有一些土产，比如皮子，药材之类的，都是来自左近的山中。韩冈虽然没有他的表弟那般识货，但他一眼扫过礼单上罗列下来的礼品，还是知道这些礼物的价值，林林总总加起来快有一千贯了。这份礼，未免太重了一点。

只听刘源道：“听说官人最近要纳妾，而且马上就要有小官人或是小娘子了，我等也想是表一表心意。现在来还算方便，等过些日子热闹起来，小人也不便来走动了。”

韩冈听了就有几分欣喜，刘源也算是有心了，知道等到自己纳妾或是庆祝得子的时候，不方便出现，就赶在现在来送礼。广锐军的这份心意韩冈领了，但礼物他却不能照单全收。

“里面的土产我收下了，至于金银财帛等物，你还是带回去吧。下次来也不要带这么重的礼，你们的身家我也清楚，这些都是博命来的东西，还是留着自用，也要为日后儿孙留下些本钱。”

刘源连忙道：“贵重不贵重倒是其次，只是聊表寸心，官人对我等叛逆的恩德难以计算，要不是怕反而连累了官人，下面都要有人摆官人的长生牌位了。这点身外之物有算得了什么，官人还是收下了吧……”

“心意我收下来，金银之物还是不能收。”

韩冈坚持不要，刘源却强要留下。最后，韩冈有些不耐烦了，抬眼看了刘源一眼，“怎么，现在我锁厅了，说话就不管用了？”

说话的人虽然是在笑，但刘源已经不寒而栗。对文臣的畏惧，几十年来已经根深蒂固的刻在他心里，一次放纵，现在却更加敬畏。尤其是韩冈，刘源很清楚他的手段和性格，并不因为年龄的差距，敢小看他一星半点。

“就留下一半如何？”他陪着小心地问道，却还是不忘要把礼送出去。

“也罢！也罢！就收一半。”韩冈叹了口气。送上门的贵重礼物，不能全收，也不能不收。这送礼收礼的学问，千年前后都是差不多的。

放下礼单，韩冈问着刘源：“今天就刘源你一个人来城里？”

“还有一些小字辈，知道官人正在读书，不敢来打扰，都跑去看球赛了。”

“都已经开始了啊……过得还真快。”

随着河州大战的结束，陇西城中的足球联赛也重新开始。七八月份虽然天热，但球场上同样热火朝天，为了争夺一年中最为丰厚的回报，每一支球队都拼尽了气力。另外，还有私下里的赌球行为，让比赛的气氛更加热烈。大受欢迎的做法，当然难以禁绝。当然，州衙对此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背后站着的，可是王、高、韩三家的商行，还有包顺、包



约、张香儿他们。

不过前些日子因为开战的缘故，陇西城这边的足球联赛也不得不中止。十几支球队中的成员，个个都是身体健壮，孔武有力之辈。不但球技出色，上阵的本事也同样出色。不论是蕃部还是民间的球队，一旦征发令下达，都不得被征调起来。现在的比赛，不知没有有联赛中前表现出来的水平。

“这一战下来，也不知少了多少熟面孔。”

“没有！没有！”刘源摇着头，“一个都没死！连蕃部那边都一样。”

韩冈愣了一下，“这是什么缘故？”

“回官人的话。这些球员，军中爱他们球技的不知道有多少。今次大战，全都被安排到了后面，一点损伤都没有。”

韩冈哭笑不得，球迷、球星都有了，怎么就变成跟后世差不多的样子？

又说了一阵闲话，刘源带着韩冈没有收下的礼物告辞走了。韩冈要读书应考的事，他当然知道。并不敢久留，只因害怕耽搁韩冈读书。

让人送了刘源出府，韩冈让人找来了家里的官家钱明亮。

“钱明亮，你把刘源留下的礼物捡贵重的送到县里去，说是下面的百姓捐给县学的。说我韩冈做主，让他给收下。”

韩冈的吩咐很让人莫名其妙，但钱明亮并没有多问，应了一声就离开了。

韩冈并不缺钱，他缺的是人脉和根基。虽然他的影响力并不仅仅局限于巩州、熙州，但他很快就要离开熙河，总得留下些点东西以备将来。

他现在以刘源的名义给正在修建的县学捐上几百贯财货，这样日后就可以顺理成章的安排广锐军的子弟进入县学旁听。虽然不可能得到朝廷的给俸，日后更不可能有机会做官，但学上几年后，进县衙中担任吏员却不会有问题。

韩冈自知他无法控制来如同走马灯一般来熙河上任的官员，但他有办法控制衙门中的胥吏，不论是秦州还是巩州的衙门，他在其中都有人。如果广锐军的子弟能进入陇西县衙中，这座城市的底层，也就被韩家控制在手中。

即将离开这座城市，即将离开他起步的地方。但并不代表韩冈要放弃在这里打下的基业。韩千六将会继续留在熙河，负责屯田之事。与世无争，只管种地的老父，韩冈不担心后来者会跟他过不去。如果有人想从韩千六这边下手，来打击他韩冈，韩冈不介意让人知道他的破家绝嗣的匪号是从何而来。

善男信女四个字，从来都是跟韩冈无缘。想反，穷凶极恶还差不多。虽然看着他脸上的笑容还无影响，但熟悉他的人们，都会立刻给自己准备一个跑路的机会。

名声已经传扬出去，韩冈剩下的就是要稳定现在的大好局面。

p s：看到有书友说上一章关于谥号的问题说的不对，说谥号‘文’很了不得，比文忠要强。单谥更是要比双谥要好。俺在这里解释一下。赠大臣谥号的是朝廷，看的是政治地位，跟后世名望没半点关系。韩愈、朱熹、王安石的谥号都是文。富弼、欧阳修则都是文忠。

韩愈不过一个户部侍郎，朱熹更是卑官。富弼可是三朝宰相，谁能跟他比？而王安石得谥号的时候，都已经是旧党上台。旧党给司马光的谥号是文正，给王安石的文难道会好过文正？还有，朱熹本来是准备谥号文忠，但因为他的经历不足以支撑一个忠字，所以才被谥为文。

在北宋，不存在文比文忠强的情况。出现在宋人笔记中的常秩将文改文忠的故事，只是笔记作者的造谣罢了。北宋后期、南宋前期的笔记小说，这样的政治谣言有很多。

## 第四卷 六四之卷——南国 金鼓

### 第一章 纵谈犹说旧升平 (一)

三月的汴水，草长莺飞，岸边杨柳依依，河上船行如梭。

此时风光正好，正是踏青的时节。

城中士子、百姓，乃至官宦人家的子弟，多有头簪鲜花，踩着青青的草皮，在河畔的柳树下漫步。丝竹曲乐悠然河上，那是妓女陪着恩客荡舟水面。河边有几处帘幕重重，以丝缎圈起一块土地，这是达官贵人家的女眷休息的场所。

不过苏颂今日带着儿子苏熹出城，却不是为了踏青。也没有往河边的僻静去处，而是来到了城外的码头边——他是来迎一位客人的。

五十多岁的苏颂在官场上沉浮三十年，如今也算是身居高位，一个集贤院学士就让几千几万的官僚一辈子都只能仰望，而他很快便要就任的应天知府一职，也是大宋四百军州中，排在前五的要职。

虽然在码头上，认出身穿常服的苏颂的人不多，但十几个身穿红袍的元随，就已经是人人侧目，都在猜测究竟是哪路神仙，能让至少是两制一级的高官亲自出城来迎接。好奇的人们很快就知道了究竟。码头上每到一艘官船，苏缄的一名元随酒会上前去高声询问，问着是不是邕州苏皇城的船。

皇城使是武职，为正七品，是四十阶宫苑诸使中最高一级，离横班也只差一步。但这个官职很显然远远比不上文臣中两制官，绝不够资格让人亲迎。只会是来迎接亲戚长辈，多半就是同样姓苏。朝中两制以上的贵官，姓苏的不多。熟悉朝堂人事的，很快就猜到了码头上这位高官显宦的身份。

时间一点点的过去，每一次询问，都是否定的答案，随着苏颂而来的元随们也渐渐没了精神。到了午时前后，伴着几声锣响，又一艘从南而来的官船渐渐的靠近码头。苏颂的元随照例上前，有气无力的喊话，“可是邕州苏皇城的船？”

“正是！”回答声中气十足，反问道，“可是苏子容苏学士？”

苏颂上前一步：“苏颂在此！”

一个须发花白、面孔黝黑的老头子很快就从船舱中走了出来，六十多岁的模样，脸上的皱纹差不多能夹死蚊子。不过精神矍铄，腰背一点也不像这个岁数的老人一般佝偻。站在上下浮动的船板上，不见身子动摇半分。

随行之人都有着一副晒得黝黑的皮肤，甚至有一个六七岁的小女孩儿，也是微黑的肤色。而且有好些个仆役明显的是岭南的相貌，显然是从南方进京来的官员。

苏颂一见那老头儿，便在码头上拜倒：“侄儿拜见二十六叔。”

“子容，不必多礼。”老头儿等着船板搭上来，忙走上栈桥，亲手扶起苏颂，上下打量着：“这可是多年不见了。”

苏颂执着老头儿的手，相看泪眼：“昨夜侄儿接到二十六叔让人从雍丘连夜送来的书信，真是喜出望外。前几次二十六叔上京，侄儿在外任官都错过了，今次当真是赶巧。”

“谁说不是？上一次见面，还是仁宗时候的事，都十多年了。”老头儿和苏颂一起叹了半晌，终于想起了什么，回头招了两名少年和那个皮肤微黑的小女孩儿：“对了，这是你的侄儿侄女。”随后就冲着孙儿孙女喝道，“还不来拜见你们七伯！”

苏颂坦然受了他们一礼，问着老头儿：“都是元哥儿的？”

“嗯，都是大哥的。”老头儿点点头，“二哥家的两个还小。这次上京，顺道让他们见见世面，总不能一辈子都在待在广南。”

河上一阵风吹来，老头儿眯起了眼：“还是春天啊，在岭南待得太久，都不习惯北方的清寒了。”

苏颂笑道：“二十六叔三年四诣阙，怎么还是没习惯？”

老头子随之一笑，带着一丝苦涩：“若是当真习惯了，我苏缄都不知该怎么回邕州【今广西南宁】了。”

邕州知州苏缄，今年春天又是奉旨诣阙。

熙宁四年，交趾就闹了一次，有消息说准备北犯，不过后来证明是虚惊一场。但当今天子，还是将苏缄调去了邕州。自从中了进士出仕之后，苏颂的这位堂叔在南方诸路做了近四十年的官，甚至还参与过讨伐侬智高叛乱的战事。论经验、论资历、论威望，在广南都是排在最前面的。有他守着邕州，才能让天子和朝堂放心。

不过这也是苏缄的悲哀所在。

流内铨外的阙亭中，每天都守着几百位官儿，就是不见人去成潼利夔、福荆广南这八路去。寻常官员去了这八路，升官倒容易——别说选人做知州，如琼崖岛上的那几个军州，甚至都有吏员权掌州职——就是很难再回来了。尤其是去岭南任官，一旦在那里待得久了，再想回北边来，几乎就不可能了。

成都府路、潼川府路、利州路、夔州路与广南东路、广南西路、福建路、荆湖南路，这南方八路，由于地理偏远，中原之人多不愿去其地任职，常年是官等人，而不是一般的人等官。许多职位都是空缺的，只要有人肯做，这些职位任其点选，点到哪个就能做上哪个——这就是指射。

既然南方八路职多官少，朝中无人肯去顶替，那么那几路仅有的一些官员，就不得不来回转任，根本就没机会回来。如苏缄，他中进士近四十年来，基本上都是在南方几路来回调任。狄青平侬智高的时候，苏缄他就已经是英州【今英德】知州兼广南东路都监，二十年过去了，他现在是邕州知州兼广南西路钤辖。一辈子全都消磨在岭南了。

苏颂看着苏缄神色郁郁，心中也暗叹一口气。他的这位二十六叔运气不好，一考中进士，就被发派到广州任职。偏偏苏缄没有拒绝，而是接下了这个职位。自此之后，官场生涯就再也离不开南方了。

“二十六叔，侄儿已经在家中设了接风宴，还是早点进城。”

苏颂说着。苏缄也只比他长了四岁，但辈份就是辈份。见了族中排行二十六的苏缄，苏颂也必须恭恭敬敬的道一声二十六叔，自称也只能是小侄、侄儿。

苏缄收起心绪，笑了起来：“劳子容费心了。”

“不敢……对了”苏颂谦让了一句又道，“二十六叔奉旨诣阙，得先去城南驿留个名，不过行李可先送去侄儿家里，省得来回搬了。”

苏缄点点头，“如此也好。”

苏颂这一次也是上京诣阙，然后就出京任职。不过他十岁随父进京，家早就安在东京城中，并不需要住在城南驿。同样的，苏缄也只要在城南驿留个名就够了。

待儿子与远房的族兄弟见过礼，苏颂便与苏缄同上了一辆车，其余人骑上马，一起返身回城。

一行人沿着大道从城东一直往驿馆来，沿途的富丽繁华的街市，让苏缄的几个从来没有见识过京师胜景的孙儿孙女，看得眼花缭乱。

与苏缄、苏颂同乘了一辆车的孙女儿，虽然守着礼仪安静的坐在苏缄的身边，但一对乌溜溜的眼睛一直望着车窗外。待到马车进城，突然扯着苏缄的袖子，叫了起来，“大爹爹！那是什么？”

苏缄随着孙女儿手指的方向望了过去，只见几个或大或小的黑点，远

远近近的浮在空中。不过他已经老了，眼力不济，眯起眼看了两眼，没看清天上飞的到底是什么。不过身边的苏颂，虽然也是年纪一把，也老花了，但他知道天上飞的究竟是何物。

“那就是飞船。”苏颂转头对苏缄道，“想必二十六叔北来的路上，也听说了吧？”

苏缄点了点头，又将眼睛眯成了一条缝，盯着天上的一个个黑点：“听说了，在泗州换船时就听说了。是王介甫的女婿做的吧？只是没想到当真能飞天。”

“没错，就是韩冈。”苏颂感慨着，飞船送人飞天的消息如同一块巨石投进水中，在天下掀起的波澜，就算猜也能猜得到，“素日见着虫鸟在眼前飞，想不到这辈子还能亲眼见着人上了天！”

“听说是在二月中旬，金明池里面上天的？”

“二月中是第一次。这一个月来，金明池天天都能看见飞船上天，已经有几十个胆子大的坐上去过了。”

“那些都是带着人的？”苏缄抬手指着天上一个个圆球状的物体，随着马车前行，离得最近的飞船已经看得很清楚了。

“能载人的叫飞船，不能载人的，如今的诨名是热气球。现在城中天上的这些，其实都是热气球。”

苏缄很是惊讶：“才一个月的时间，怎么造的这么多？”

“只是没人去想，当真要造起来其实再容易不过，而且也不是军器监造的。”苏颂说起来都觉得有几分好笑，“第一家是紧邻着兴国坊的王家铺子，听说就在金明池飞船试飞后的第四天，两个热气球就带着招牌上了天，接下来就是日日宾客盈门——也亏他们想得到——之后才半个月功夫，七十二家正店，如今家家门口都开始悬挂热气球。旧时是彩楼欢门，如今就是气球悬门了。”

# 第一章 纵谈犹说旧升平

## （二）

苏缄听得目瞪口呆，京城人的想法当真是让人捉摸不透，这打招牌的方法，亏他们想得出来。

苏颂啧啧叹了几声，又道，“飞船不好在船上生火，不然就会太重。但热气球容易，本来就是跟孔明灯一样，里面装了油、点了火，带条绸缎上天，能在空中悬上一两个时辰。若是到了夜间，气球中的灯火映出来，就宛如天上灯市。”

苏缄听得悠然神往，连声感叹。他的孙女儿则是趴在车窗上，一直在抬头看着天上随风轻舞的气球。

一路到了驿馆门口，苏颂和苏缄前后下了车。他们在驿馆中留个姓名，就能去苏颂府上住下了。

只是甫下车，就见到一名内侍在驿馆门前守着。

那名内侍显然是认识苏颂，见了人便双眼一亮，立刻小跑着过来。并没有照规矩行礼，而是在苏缄苏颂二叔侄挺直了腰，高声问道：“可是邕州知州兼广西钤辖、皇城使苏缄？”

一听问话中的称呼，苏颂苏缄便知这名内侍必然身负皇命。

苏缄上前一步：“正是苏缄。”

“奉天子口谕，诏苏缄抵京后即刻入宫觐见。”

苏缄也不惊讶，从今年年初开始，交趾国中的小动作便越来越多。单是他呈上去的奏折，就差不多有十几份，都是提醒天子，要加强戒备，并且请求天子下诏，让广西经略、同时也是桂州知州的刘彝不要再做蠢事。对于那个南方小国，朝中提防得很厉害，天子也十分关心。苏缄三年四诣阙，每年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消磨在路上。



他就在驿馆大门处行过礼：“臣遵旨。”

起身后，苏缄低头看了看身上的衣服，对内侍道：“黄门权且少待，等苏颂沐浴更衣后，便去宫中觐见。”

衣冠不具，身体不净，当然不能见天子，这是大不敬。虽然口谕中有着‘即刻’二字，却也不是急在这个地方。传过口谕，内侍的态度变得谦卑起来：“皇城请便，小人就在门口候着。”

苏颂正要送着苏缄入内，但内侍这时又转过来对着他道：“苏学士，陛下也有口谕，诏你入宫备咨询。”顿了一下，低声道：“是军器监里的事。”

苏颂点了点头，示意自己也听明白了。招来一名元随，吩咐他快点回府去取公服来。转身对着惊讶的苏缄一笑：“这样比回去换衣要快上一点。”

叔侄二人一起往驿馆中走。听到了外面的动静，被惊动的驿丞忙迎了出来。点头哈腰的为两人——主要还是苏颂这位集贤院学士——准备下了更换衣袍的房间。

苏缄方才听到了内侍对苏颂的传话，心中藏了几分诧异。方才在车上，他听说了苏颂即将调任应天府，也就是南京【今商丘】，与军器监根本没有干系。等着身边没了外人，他便问道：“前面子容你不是说要去南京应天府吗？怎么又跟军器监里有了瓜葛。”

“是为了水轮机。”苏颂苦笑了一下，“侄儿治学不精，一向心有旁骛，学得东西驳杂了一些，也不知什么时候传出了个博学的名头。弄得连朝廷要造器物都问到了侄儿的头上。”

“水轮机？”苏缄哈哈笑道：“难怪要问你。机械上的事，问别人都不如问子容你了。”

苏缄很快就换好了衣袍，而苏颂遣回家中的元随也很快带着他的一身穿戴回来了。各着朱紫，苏氏叔侄便在内侍的引领下，上马前往宫中。

一路进了宫中，天子正在殿中议事。苏缄、苏颂就被领到崇政殿外的阁门中等候传唤。两人刚到，正好就见到一人从前面的回廊转过去。是一个很年轻的官员，身材高大挺拔，穿着朱袍，腰悬鱼袋。

苏缄看得惊讶无比：“怎么宗室都能这时辰上崇政殿？”

“不是宗室，他就是军器监的韩冈！”苏颂笑了一笑，“才二十三，就已经赐了五品服色，正七品的起居舍人了。也难怪二十六叔你会误会。”

“哦……他就是韩玉昆啊！”苏缄略略拉长的语调中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味道，从心底里为着韩冈的年轻而惊叹不已。

自己在官场混迹四十年，同样也是进士，如今却落得转为武职，而且还仅是个正七品的皇城使，还不知哪年能熬上横班。不过苏缄倒也没有什么嫉妒之心，到了他这把年纪，少年时争强好胜的心情早就没了，一切早就看开了。等做完这一任，看看交趾人老实下来，就上表致仕，回老家养老好了。

苏颂仔细看着苏缄的脸色，见他对韩冈没有多少芥蒂：“二十六叔你若在交趾之事上有什么想法，如果正途不行，可以问一问，他如今在天子面前能说得上话的。”

苏缄听着苏颂的口气，似乎跟韩冈有几分熟悉：“子容，你与韩冈很熟吗？”

“水轮机的事还是韩冈先提起来的，就是为了能带动锻锤。而军器监新造的几具锻锤，天子也让侄儿来评鉴过。这月来跟他在崇政殿中见过几次，前两天，韩冈还来拜访过侄儿。”

“子容……韩冈为人如何？”苏缄问着苏颂，微沉的语气，似是有些想法。

“为人也算是正直，至少是不忘本，举荐其师张载不遗余力。”

天地君亲师，尊师往往能与忠孝并提，韩冈一直以来不惜与王安石反目，都要推荐张载和气学的作为，其实为他博得不少赞誉。苏颂也是因为此事，而对韩冈有所赞誉。

“而且闻一知十，才智高绝，的确是难得一见的大才。前些天与他见面的时候，说起了算学上的一些事。想不到他在算学上，也有着别出一番心裁的见解。”

苏缄吃惊不小：“他才二十多岁吧，就连算学就精通了？”

苏颂摇摇头：“算不上很精通，但他简化了九章算经中的一些算法，本于‘天元术’【注1】，却更为完备。这套简化算法，可以推而广之，就像出去砍柴，手上多了一把好斧子。说真的，能想出这套算法，韩冈的确是高人一等，可惜使用不当，未有深究，完全是明珠暗投啊……若是使用得宜，九章算经可就要大改了”

苏缄对算学一窍不通，九章算经都没怎么看过。苏颂这个侄儿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博学闻名朝中，在算学和机械上是数得着的人物。看他说话时惊叹连连，尽管之中也有微词，但也可见韩冈的确得到了苏颂真心的认同。

苏颂见者苏缄若有所思，便问道：“不知二十六叔今日廷对有什么打算？”

苏缄也不瞒他：“桂州刘彝禁绝与交趾的交易往来，这点绝不可行，这等于是将边地所有的部族都推到交趾那边去。但整顿武备，还是该做的，已经不能再拖了。”

“桂州不是已经在练兵了吗？”苏颂奇怪的问着。

“练得应该是汉兵，而不该是溪洞土兵！”苏缄狠狠说了两句，转过话锋，“军器监的板甲还有神臂弓，最好都能下发一批到邕州的武库中来，在广西，只有汉兵才最为可信，只可惜现在的广西军是军令驰废，兵甲不精，不堪一战。前后两任经略，都只想着靠土兵来作战。”

两人正在说话，一名内侍过来通知，让他们去崇政殿外排队。苏缄苏颂都有些惊讶，他们觐见天子不是为了一件事，怎么一起得了通知。不过也不是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事，起身随了内侍往崇政殿去，远远的就见着韩冈立于殿门口等候传唤。

一见苏颂，韩冈就过来先行致礼。苏颂是庆历二年的进士，论辈分与王安石一代，韩冈也不敢失礼：“韩冈见过学士。”

苏颂拱手回礼，听着殿中似乎有争执声，他有些纳闷，“怎么回事？”

“原本该出来的，门都开了，但不知怎么的又争起来了。”韩冈叹着

气，视线一转，转到了苏缄的身上。

苏颂为之介绍：“此乃家叔，现任邕州知州。”

“邕州？”韩冈一望苏缄，便又与他互相行礼。

等到重新立定，苏颂低声问道：“今日玉昆上殿，可是为了板甲局中事？”

韩冈点头而笑：“板甲局粗有雏形，一个半月的时间，已经打造板甲整两千套。”

而且这一个多月的时间，板甲局中各个作坊已经磨合习惯，正是全速开工的时候。兴国坊内，板甲局所在的那片区域日夜烟火不绝，叮叮当当的敲打声从来都没有断过。差不多快要到达一天三百件的第一期预定目标上。

“能不能给邕州下拨一批板甲？”苏缄在南方久了，说话做事一向很直率。

韩冈顿时面现难色，这不归他管啊，“此事得请于东西二府。不过据韩冈所知，板甲一旦下拨，当会以京营和陕西为先，河东河北次之。”

广西的禁军才多少？南方诸路的禁军人数，加起来还不到北方的十分之一。

天下禁军，三分在京中，三分在关西，河北加河东也占了三分，剩下的一分，就是零散的分布在南方各路。而且这些禁军，说起打仗只能摇头，论起吃空饷，则是一个胜过一个。怎么都轮不到。

至少在北方禁军换装之前，南方是没有半点机会的，就连韩冈都无法控制。不过对于苏颂，韩冈最近正想结好于他，面子不能驳，“这样吧，韩冈可以在监中设法挤出一批神臂弓来，只要经过中书批复，就直接给邕州发过去，不会耽搁。”

苏缄听得太喜，他求得就是此事。阎王好过小鬼难缠，许多时候就算打通了高层，下面也会给添乱。要说服天子容易，让中书宰辅点头也不难，但让下面的监司做事麻利点，可是千难万难。眼下有韩冈的承诺，就可以

放下一半的心了——至少苏颂也说了，韩冈的人品不差，不至于会不守信诺。

几人在殿外又等了一阵，始终不见殿门打开，只听着殿中的争论声越来越大，就是离着殿门远了听不清楚，苏辙很有些纳闷：“里面究竟在说些什么？”

韩冈轻轻摇头，神色中有几分不以为然，轻声道：“是李逢谋反案！”

注1：天元术，是中国古代利用未知数列方程的一般方法，与现在代数学中列方程的方法基本一致，只是写法不同。其起源大约就是在熙宁年间。



## 第五卷 六五之卷——汴梁 烟华

### 第一章 庙堂纷纷策平戎 (一)

【今天晚上八点上台，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听一听。】

韩冈自随着童贯两名内侍走进宫中之后，就感觉到了周围有着一股说不出怪异的气氛。一路上成了围观的对象，就是他献上牛痘后，第一次进宫，也没有说像今天这般受到众人瞩目。

童贯在前面侧身引路，仗着跟韩冈有交情，笑道：“龙图运筹帷幄，远隔万里毙虜酋，宫里面可是没人不吃惊。”

“那日后有人因飞船而亡，岂不都是我的罪过了？”

“两件事不一样啊……而且几十条人命换一个大辽皇帝，怎么都值得的，这可是禁军百万兵马都做不到的事。”童贯奉承着韩冈。但看到韩冈没有任何得色和笑意的眼睛，他就笑不出来了。干咳了两声，老老实实的回头在前面引路。

在通名声中，韩冈踏进崇政殿。

殿中的几位宰执投过来的眼神，倒是没有什么变化，这让韩冈松了一口气。但赵頊则是掩饰不住心中的兴奋。

待韩冈拜后起身，已经耐不住性子的赵頊长声而笑：“韩卿，可听说了辽主因何而亡？通于天，绝于地，可都是韩卿的功劳！”

尚书中‘绝地天通’一词，竟然是做了这等解释，耶律洪基可算是贻笑后世。王珪立刻就凑趣的笑了起来，但韩冈没笑。

“此事臣岂敢居功。”韩冈躬身，“汉质帝夭亡，事在梁冀，不在做肉饼的御厨。”

韩冈的比喻有趣，赵頊呵呵笑了两声，“韩卿说得也是，虽说少不了韩卿的一份，终究还是耶律乙辛的功劳。但也是辽宣宗失察之故。一家父子都亡命于此贼手中，现在连孙子都成了耶律乙辛的掌中傀儡……用人之误，一至于斯！”

“辽宣宗？”

韩冈疑惑的声音并不大，可同样处在兴奋中的王珪耳朵似乎比日常灵敏了十倍，立刻在旁解释：“就是追赠辽主的庙号。”

随着耶律洪基死因一起传来的是耶律阿果登基的消息，改名延禧。大行皇帝庙号宣宗，谥仁圣大孝文皇帝。

“以故辽主治国的功罪，自是当不起一个‘宣’字，但既然耶律乙辛既然受了所谓的遗诏，当然得给故辽主一个上佳的庙号。”

“坠自百仞高空，还来得及下遗诏？”

听到韩冈这么问，赵頊哼了一声：“据称辽宣宗弥留之际，留下遗诏，命魏王、太师、北院枢密使耶律乙辛辅政，处分军国重事。故而耶律延禧，晋封耶律乙辛为郑王，太师兼太傅，尚书令，赐铁券几杖，入朝不拜，上殿不趋。”

这已经不仅仅是权臣这么简单了，耶律乙辛现在挟天子以令诸侯。过



些日子，恐怕就是加九锡也说不定。

当然，辽宣宗不是病死，而是比坠马而亡更为无稽的坠天而亡，接下来辽国就肯定少不了内乱——是百分之百，而不是之前的八九成。

“说不定辽国内乱，两边打到最后，还会有一方求到朕的头上！”赵瑛嘴角翘起，想起了儿皇帝石敬瑭。

“陛下！”枢密使吕公著站了出来，“澶渊之盟誓书犹在，宋辽乃兄弟之国，至今未改。今日陛下殿上之言，可能传到宫外？！”

吕公著很会扫人兴致，赵瑛顿时就收敛了笑容：“吕卿说得是。等辽国告哀使抵京，便选使去吊祭。”

不过他的情绪很快就又高涨起来，“辽国内乱可期，必无暇西故。这一下，攻打西夏也就彻底安心，能够直捣兴灵。”

这下轮到韩冈来扫人兴致了，“陛下，兵法有云，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七百里瀚海难渡，粮秣难以供给，并不是辽国或是西夏内乱可以改变。”

“韩卿难道不知梁乙埋已经囚禁了秉常，梁氏复又垂帘听政？”

王珪附和着：“西夏权相囚其君上，国中亦当内乱。其即为大宋藩属，自不能坐视。当举师直入兴灵，以讨权奸！”

韩冈事前没想过梁氏下手会如此果决，毕竟给秉常找了辽国公主的还是梁氏兄妹。不仅仅是韩冈，就是同样深悉西事的郭逵也是一样没有想到——倒是有几篇请战的奏章中提到了，可与其说几篇奏章的作者是对西事的准确判断，还不如说是他们中了奖。

将做皇帝的儿子囚禁，自己出来掌权的过去只有一个武则天。东京城中的君臣，谁能想到梁氏敢这么做？再怎么说秉常都是梁氏唯一的儿子。

这半年来，除了景询之外，并没有听说其他属于梁氏一方的重臣被杀，韩冈一直认为西夏国的局势不至于有大变动。至于禹臧花麻说兴庆府中内乱的信，基本上半年一封，早就没人信了。

要说耶律洪基驾崩，辽国即将陷入内乱，这件事宋人能看出来，党项人当然也能看出来。让嫁过来的辽国公主也从飞船上掉下来，也不是为奇。但对梁氏直接囚禁秉常，韩冈还是很难理解。不怕国中也发生内乱，乃至各大部族人心离散。难道还有什么是他不知道的？

只是不论西夏的情况变得怎么样，韩冈都坚持他的观点，“陛下，粮草是变不出来的，万一西夏坚壁清野，毁弃沿途存粮，引诱官军深入至灵州城下。届时只要一支偏师骚扰粮道，官军的攻势便难以为继。总不能把胜利的希望全然放在西夏内乱上？”

赵项很意外韩冈的坚持，皱着眉头，心中很是不快。韩冈是朝中屈指可数的擅长军事的文臣，领军经验也不缺，他的支持对讨伐西夏的灭国之战能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而他的反对，则就会被反对开战一派拿出来当做证据。

吕公著就是个好例子，他的观点与韩冈相同：“秉常一年送马、驼三万与辽国，国中民怨已深。梁氏政变，许是有恃无恐，不能认定其国中必有内乱。”

元绛反驳道：“没有了辽国为依仗，西夏国中人心定难安稳，如何会无内乱？”

吕公著回道：“敌国人心岂可恃？兄弟阋于墙而外御其辱，官军攻入西夏境内，双方未必不会同仇敌忾！”

元绛冷笑道：“西贼贪于财货，朝廷以爵禄诱之，如何同仇敌忾？”

两边的争论，让赵项的脸色越来越难看，这时，薛向站了出来。

“陛下。古语有云，天予不取，反受其咎。”态度一直暧昧不明的新任枢密副使也终于开口，“如此良机不把握，日后还会有这么好的机会吗？七百里瀚海的粮道的确不易输送，但维持到打下灵州，还是能够做到的……”

王珪随即接过话头：“灵州一下，试问兴庆府又如何保全？”

韩冈眼神瞥了薛向一下，不知他是不是跟王珪做了利益交换，今天终于表明了态度。薛向在粮秣转运之事上也是权威，他的支持，不啻是对韩

冈说辞的反击。

一番争论，到最后也没有得出结果，只能各自散去。但从赵项的态度上看，韩冈知道自己失败是必然的。

韩冈并不是很在意最后的结果。他被挡在两府之外，就是因为年轻，行事激进，不适合居于两府。现在他需要表现出自己的稳重，而不是算无遗策。

但话说回来，不宜冒险进攻兴灵，也是他对战略局势的判断，并不因为自己的需要而改变。

.....

吕惠卿回到家中的时候，吕升卿已经先回来了。

吕升卿今日回京，要留在家中过了年后再去继续他的工作。他今天下午在开封府述职时，也听说了辽主的死因。

听了兄长说了一遍今天崇政殿中的议论，吕升卿惊讶道，“想不到韩冈现在竟然还在反对直取兴灵。该不会是因为无法领兵，所以反对吧？”

“韩冈现在哪里还会想要功劳，往外推都来不及。”对弟弟的猜测，吕惠卿冷哼了一声，“若不是他的年纪，早就在两府中坐着了，何至于会去群牧司？”

“那他为什么还反对？眼下的局势千载难逢，一旦辽夏两国局势稳定下来，就再也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

“韩冈前面都已经说了不能直攻兴灵，他怎么方便改弦更张？这不就显得他思虑不周吗？”吕惠卿眉头皱了一下：“而且，应该也有一部分原因是韩冈当真觉得直攻兴灵太过冒险了。”

“韩冈发明的飞船，使得辽主送了性命，还让辽国陷入内乱。总觉得巧合过了头。”吕升卿很是疑惑，今天午后听说了此事后，开封府衙中里面就没人办公了，全是在议论此事，“会不会真的是他的谋算？”

“韩冈要是真有这个本事，之前就会赞成攻打兴灵了。粮秣之事，不

比谋算辽主更简单？”吕惠卿和韩冈抬头不见低头见，熟悉得很，韩冈的才智谋略皆是上上之选，这一点的确不假，可要说他能做到谋算惊鬼神的地步，吕惠卿哪里会相信。但他又沉吟起来，“……不过免不了天子会这么想，所以韩冈坚持不能直攻兴灵，当有这份心思在。前后如一，才能显得心中坦荡，以便化解天子暗地里的猜疑。”

自家兄长的判断，吕升卿从来不会怀疑，点头道：“想来应该就是这样。”又是一笑，“只是世人多愚，现如今，韩冈的名声恐怕又要更上一层楼了。”

## 第一章 庙堂纷纷策平戎 (二)

从宫中出来时，已是华灯初上，无数星辰在天空上闪烁。

骑在马上往家里走，韩冈还在想着方才崇政殿中的争论。

两府中的六个人，王珪、元绹和薛向是支持攻取兴灵，吕惠卿的态度暧昧，但只要王珪肯做出妥协，以支持手实法交换吕惠卿的支持，没有任何难度。只有吕公著和郭逵跟自己的看法相同，希望能稳一点，不要太过于急躁。

从人数比例上说，速攻一派占了绝对优势，而赵顼，也明显偏向前者。如果算进朝堂上的普通朝臣，持缓攻态度的声音，完全可以忽略不计了。

在韩冈看来，以如今大宋的国力，即刻出兵攻打西夏，直取兴灵，成功的可能性是六成到七成，在灭国之战上，这个几率已经算是高了。韩冈当初领军南下，也不是全然有把握，事先估算的几率其实也差不多就在六七成的样子。

但另一方面，采用韩冈的策略，先取银夏、兰州，不急着攻打兴灵。通过经济和政治手段，用一年到两年的时间，徐徐削弱西夏的实力。官军

如泰山压顶得强势，很有可能会让西夏国中分裂的两派矛盾缓和而一致对外，但缓上一缓，通过各种手段挑拨，却能让矛盾就此爆发出来。

散其心，分其众，以大宋强大的综合国力将西夏击垮，成功几率近乎百分之百，完全不要冒任何风险。单纯只用军事来较量则不然——政治、经济、军事三方面，就以军事，西夏和大宋差距最小，利用地理上的优势，西夏甚至有击败官军的可能。

两相比较，自然是后者更稳妥。只是有人担心不抓住这个机会，会让辽夏两国缓过气来，故而赵顼听不进去……这就没办法了。

韩冈也不能保证辽国和西夏不会很快的平定内乱，他只是能保证以大宋国力可以压制经过内乱的辽夏两国。厚植国力，是压倒对手最简单有效的方法。可惜的是，天子不认同。

只能在旁边看着了，希望不至于落到任何人都不愿意看到的起步。

回到家中，工匠们已经离开了，带走了工具，但材料还在院中。

韩冈让人挑着灯笼看照壁上的图案。

只见左下角上已经镶了一颗五角星。火光下，分不清颜色，但深色调的瓷片，应该都是红色的。但问题是不仅仅是左下角，而是照壁的四个角全都用同样色调的碎瓷片拼上了同样的图案。

拖来的碎瓷片，红色的多有货真价实的钧窑红瓷，放到后世，就是碎片，也是价比黄金。一堆黄金做角落处的装饰，的确是够奢华的。可这已经是将韩冈的本意彻底给改了，让他去哪里再找三个皇帝从飞船上摔下来？

“官人！”王旖在内院听到动静，就迎了出来。见到韩冈正盯着照壁上的图案，便笑着说道“官人画的图奴家看着觉得很合眼，就让人在四个角上，都镶了一个，不知合不合官人的意？”

王旖仰头看着韩冈，摇晃的烛火映在深黑色的一对眸子中，闪耀如星光般璀璨。

韩冈低头，在她耳边轻笑道：“娘子真是为夫的贤内助。”

王旖听了，横了韩冈一眼，转身就进里屋去了。脚步轻快，丢下一句话：“官人还是早点换了衣服，都在等你吃饭呢。”

韩冈是听说耶律洪基死因之后一时兴起，才在角落里画上一颗星星。虽然可以百分之一千的肯定那是耶律乙辛下的手，但怎么说韩冈都占了一份功劳——汉时跋扈将军梁冀毒杀质帝，那块肉饼也是名留青史的。但他并没有打算向世人宣告什么，只是打算暗地里得意的回味一番。

可这个时代，名人和天上星星都有瓜葛，人亡星陨，所以世间才传说韩琦故世，大星陨于庭。韩冈一听说耶律洪基坠亡的消息，就在照壁上特意加上一个五角类似于星星的图案，怎么看都是他在炫耀自己战绩。

这样当然有问题。王旖也知道这么做不合适，韩冈一走，就赶紧让人添了三颗星。反正韩冈只是在一角画了颗星，并没有吩咐说不能在其他角落镶上一颗星星。

韩冈虽是不在意这等小事，但王旖能帮着考虑周全，当然是难得的贤内助。

韩冈回了后院，换了衣服，先去看了周南。

周南养病的房间是专门设置的一个别院——给病人另外安排独立的住处在大户人家很常见——韩冈进去的时候，正是周南吃药的时候。

周南正皱着眉，苦着俏脸，看着碗里黑色的药汁，可抬头就看见韩冈进门，她立刻露出了美得让人心悸的笑容，“官人！”

韩冈坐到床边，让周南靠在自己的怀里。没有梳理的一头长发如瀑般披散下来，笼在白色的小衣上。被褥向下拖了一点，小衣下高高挺起的两团丰软顿时露在了外面，将将掩着有了规模的腹部。

韩冈将被褥向上提了提，盖住了她身子，免得受凉。柔声问道：“怎么样了，头还晕吗？”

周南摇摇头，靠在韩冈的怀里很是舒服，“已经好多了。”

她回到家后歇了两日，又请了御医开了两服调养的药，气色看起来已经好了不少。不过御医也说了，动了胎气没那没容易就好，还要养上一

阵。

韩冈伸手从使女手中端了药，还热着。用勺子舀了一口，凑在了周南的唇边。

周南仰起脸，看到的是温和渊深的一对眼睛，在眼中看见的是宠溺和关爱。

依顺的张开口，喝了下去。“好苦。”周南顿时轻声叫着，脆弱的像个孩子一般。

“现在苦一点，等病好了就甜了。”

韩冈鼻子嗅了嗅，房间内在药味中还带着一股鲜香。病房里面又两个炉子，一个是小药炉，另一个则是取暖用的火炉。火炉上架着一口蒸锅，“锅子里面热的是鸡汤吧？”韩冈问着。

使女回道：“是鸡茸粟米粥，用的是鸡汤炖的。”

“等喝了药，就喝点鸡汤，正好去苦味。”

“嗯。”周南娇憨点头，乖乖的喝药。

服侍了周南喝了药，又让她喝了点鸡茸粟米粥，说了几句话，扶着她躺下来休息了。帮周南盖好被子，韩冈示意站在一旁的使女好生的侍候，然后悄声的走了出去。

到了正屋，王旖她们已经等了很久了。

王旖低声问道：“南娘妹妹可还好？”

“没事，不要紧。”韩冈说道。

“爹爹！”活泼可爱的小丫头跳了出来，乌溜溜的大眼睛灵动至极，举着双手让韩冈抱。

韩冈俯身将女儿抱起。他有五个儿子，就一个宝贝女儿，当然最受疼爱。“今天有没有听话？”他笑着问。

“金娘最听话了，一百个大字早上就写好了。”小丫头叫道。她趴在韩冈耳边神秘秘的说，“爹爹。听说辽国的皇帝从飞船上掉下来了。春锦和秋罗，都说是爹爹做的。”

“当然是胡说。爹爹坐在京城中，手可够不到辽国去。”韩冈伸出右手，“你看，爹爹的手就这么长，站在这里连门都够不到。”

房中的人撑不住都笑了起来，金娘也知道韩冈是在开玩笑，扭着身子不高兴。韩冈宠溺的拍拍女儿的头，把她放下道：“好了，别耽搁了，吃饭。”

金娘乖乖的坐在桌边，一家人坐在一起吃饭不提。

吃过饭，老三老四老五三个儿子被抱进去睡觉了。韩冈叫了三位儿女一起回到书房，坐下来考校他们的功课。

韩冈坐在高靠背的交椅上，问着面前站成一排的儿女：“三字经可背熟了？”

三个小孩子一起用力点头，“都背熟了。”

“九九口诀呢？”

“也背熟了。”

“那好，一个个来，背给爹爹听。”

虽然并附注释的三字经才刚刚交付印书坊刻印，但原本早就抄了几遍，给韩家的子女去学习了。不过几百字而已，小孩子记性又好，半个月时间，全都已经背熟。

“钟哥儿，你先来。”韩冈点了老大的名。

韩冈过去忙于公事，很少有空闲顾及子女。几个孩子对他这个父亲都有几分畏惧。也就是韩冈比较宠唯一的一个女儿，所以金娘才跟他亲近。现在则是有空了，肯定是要多关心下儿子。

站在父亲面前，小韩钟有些紧张。韩冈的书房平常是不让他们进出，



不论是在京城旧宅，还是在京西，都是如此。站在父亲的书房中，对面就是家中人人敬畏的父亲。

“人……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韩冈略带颤抖的声音，从韩冈亲笔定下的三字经开头背起，一句一句，渐渐就镇定了。全篇一口气背了下来，中间错了两个字，但又立刻改正了。

韩冈听得很满意。读书要先能背，然后能写，接下来还要理解，最后就是应用。第一步算是成功了。

接下来是九九乘法口诀。不过刚要背，司阍就送了一份帖子来，说是人就在门房候着。

龙图学士家的大门可不好进，没有些关系，少说也都等上三五日。尤其到了晚上，对游宴毫无兴趣的韩冈如今都是闭门谢客，司阍也知道这一点，门状一般都不会收。

韩冈看了看名帖上的落款，算是知道为什么家里看大门的司阍会收了名帖来禀报——是郭逵的儿子郭忠孝。

韩冈跟郭忠孝过去在秦州的时候见过几次面，虽然是武将之子，荫补的也是武职，但他还是二程的门人，看起来是要走文官的路线。不过韩冈没听说郭逵的儿子考中进士，多半还是个荫补官而已。

韩冈将名帖一收，吩咐道：“带他去偏厅。”司阍离开，韩冈就对儿女道：“今天爹爹有事，就散了。”

“是，爹爹！”老二韩钰叫得比谁都开心。

韩冈瞪了儿子一眼：“别指望逃过去，明天继续！”



## 第六卷 上六之卷——九州 惊雷

### 第一章 一年穷处已残冬 (上)

上六：龙战于野，其血玄黄。

\*\*\*\*\*

“九哥，看来是没指望了？”看着成九失落的从总社中出来，张胜就迎了上去，“怎么样，小弟说得没错吧？”

成九带上斗笠，挡住天上的飞雪，闷声闷气的嗯了一声，没精打采的踏着积雪往回走，没好气的说着，“嗯，是没错。都要禁个干净。”

“没说其他的了？上皇死得蹊跷。”

“再蹊跷也有韩宣徽看着，能做什么鬼祟？这回被烟呛死的人还少了？”成九不屑的撇撇嘴，便又没精打采起来“本指望年前能翻个本还酒帐呢，这下子全都完了！”

“不论翻本不翻本，九哥你都少不了被九嫂夜里罚顶夜壶。”

“扯你娘的淡，我成九什么时候怕过那婆娘了？都是让她的！”

“前天躲到李三哥家里也是让她？”

“当然。”看着张胜似笑非笑的表情，成九脸皮红了一下，用力咳了两声，愤愤然说道：“上回曹太皇上仙，就逼得改时间。这一回又是百日。哈哈，都别玩了！”

蹴鞠联赛的赛季如今都是跨年，尤其是腊月正月的时候，季后赛以及正旦大比，已是与鞭炮、桃符一样，成了东京畿城中过年少不了的风景线。之所以从年底结束变成现在这般，就是当年慈圣光献曹皇后上仙，依天子例天下禁乐百日，顺便把京畿城的两大联赛也禁了。

皇帝要恪行孝道，这顶大帽子压下来，没人敢触霉头，两大总社的会首们一个比一个乖觉，老老实实守了百日的丧，才重新开始比赛。赛马还好说，少比赛几场不影响结果，但蹴鞠联赛赛制摆在那里，一轮轮的比下来，再赶时间也不可能将三个月的空缺给补上，只能顺延下来，不跨年的联赛变成跨年的。

而这一回，又是三个月拖下来，还不知之后的赛程会怎么改。总是拿中奖后的奖金做零花钱的成九哪里能不抱怨，他还有每个月从蹴鞠总会拿到手的一笔月例收入呢。。

“华阴侯身边的赵虞侯前天都说了，两家联赛肯定要暂停。上皇驾崩这么大的事，能不停办吗？九哥你偏不信。”

“谁说不信的，不就是报个万一的念想吗？”

“九哥，小心后面！”

正偏过头跟成九说话的张胜突然一声大叫。

成九立刻向路边闪开，回头看过去，有四五人骑在马上，正好就在身后。

只不过他们虽骑着马，速度却不快，隔着也还有三四丈，实在不用大

惊小怪。

“咋呼个什么？没撞到，倒你被吓到了。”成九反过来抱怨张胜。

张胜呵呵笑，扯着成九让路。

几人中间的那个领头的骑手，冲着张胜、成九点点头，似是感谢他让开路，看起来和气得很。

张胜松了一口气：“这是哪家衙内，这么好脾气？”

“马不行，肯定不是大户。”成九摇头。

领头的骑手像是个有身份的，但要是奢遮一点的大官，喝道的隔着老远就会叫得比老鸹叫还吵。

而且几个人骑得都是四尺五不到一点的河西马。如果在十年前，绝大多数的马军指挥使还没这么好的坐骑。但现如今，没匹近五尺的大食马，这还叫京里的衙内吗？出门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

“幸好不是。”张胜叹道。

要真是高门子弟，撞了也就撞了。人活着赔点汤药费，人死了给点烧埋钱，也就这点赔偿了。

天下官官相护，将事情瞒下来的还是占大多数，会被捅出去的都是因为自家的老子或是叔伯开罪了人。

“对了，前日小弟去喝酒的时候，听了宣翼军的李都头说了，火器局年后就要挑人去操练火炮，在京各军，但凡禁军，愿意转去神机军的都可以去报名。”

“这事俺也听说了。”成九点点头，不过他一贯的好逸恶劳，不想去掺和，“一日双操，十天才能歇一天，你吃得消？”

“俸料钱给得多就行。而且这还是新军额，做得好了升得也容易。九哥你不是说要还账吗？日后花用也多，总得多赚点。”

“让俺再想想。”成九犹豫着，去了就有钱，说不定还有权，只是那份

辛苦让人吃不消，“让俺再想想。”

张胜不催他，反而掀开了斗笠，望着天空：“雪停了。”

.....

“雪停了。”

韩冈出来时天上还有些米粒般的细雪，不过现在终于是停了，天空灰不灰白不白，也不知什么时候还会再下起来。

烧了三天的石炭场大火，昨天就熄灭了。

不过并不是人力，新任权知开封府沈括指挥京畿城军民做的，仅仅是防止火势蔓延，真正灭去大火的，还是从前天夜里开始下起的大雪。

飞雪到了火场上，顿时就化为了雨水。水火相激，立时便是烟雾弥漫，火势反而更甚，给救火的工作带来的了不小的干扰。从前天夜里开始，到现在近两天的时间，东门外都是迷雾锁城。

但终究是水克火，雪下的多了，水就积起来了。慢慢地就将火势压下，然后一点点的熄灭了。

雪是灰色的，落到地上很快就堆积起来。空气中的烟味，被洗去了不少，只是萦绕在鼻端的淡淡味道还提醒人们，前几天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一场火灾中，直接因火灾而丧生的军民超过两百，受伤的更是数倍于此。

也就在这几天里，京畿城乱象频生，开封府抓住的盗贼有百十个，因各种各样的原因被当场处决的贼人，也有那么十几名。

同时为防止火势蔓延，石炭场周围被拆掉的屋舍大小小有上千间，因此而流离失所的百姓有四五千之多，沈括为收拾残局，忙得焦头烂额。

不过这一场大火，留给世人最深刻的记忆，不是这几百死者，数千灾民，而是另外一人。

起火前的太上皇，起火后的熙宗皇帝。

一场大火，将离着火场三重城墙的太上皇给顺道带走了，不能不说是让人匪夷所思的一件事。

有人在庙号谥号中找寻那微言大义，整日琢磨着宰辅们到底是什么打算。有人则干脆认定了有阴谋，背地里痛斥宰辅不能匡扶社稷。

但更多的士子想要问，今年是不是还照常开科取士。大部分人对赵顼大行的原因并没有太多的非议。

因炭气满门死绝的传闻并非是市井传说，而是年年都有的常例，百来人中总有一两个知道的。何况这一回还有更多的人因浓重的烟雾而发病，其中急症不治的也超过一百人了。赵顼在其中，不算特别，只是事后的影响力有别于普通人，不仅是驾崩，还连带着将天子的形象给拉下来一大截。

这些是韩冈能够预料得到的，只是没想到东京军民会这么快就接受下来。

不过这些暂时也不管他的事了，到了目的地，韩冈翻身下马。

司阍出来迎接，韩冈将缰绳递过去：“岳父今天好点了吗？”

“相公已经好多了。”

王安石自离开宫中之后，便因伤感而卧床不起，并请颇重，韩冈心中担忧，这两天都登门探问。

他与司阍一问一答，没有问上几句，王旁就已经赶出来迎接了。

看到韩冈身边就几个人护卫，王旁顿时变了脸，“玉昆，怎么就带这点人？”

“现在是无官一身轻。要那么多人作甚？”

赵煦犯下大错，有心也罢，无心也罢，以赵煦的年纪，王安石和韩冈作为天子的老师，都不能辞其咎，必须要对此负责。

韩冈由此引罪，上表辞了所有差遣、并请降本官、散官、爵禄等一应

名位，就是资政殿学士这样的贴职都放弃了。

虽然向太后还没批下来，但韩冈已经不去宫中，连紫章服、金鱼袋也都不再穿了。

王安石和程颢也跟韩冈一样，都上表辞去了经筵官为首的一应官职，放弃了差事。

所有经筵讲官，无不如此。一日之间，原本阵容强大的天子教育团队，现在只剩个牌子了。

韩冈这两日出外，都是不穿公服，不举旗牌，轻车简从。身边跟三五个伴当，骑着的河西马，走在街上一点也不起眼。真要说起来，在京畿城占了几条街的那些自号大侠的泼皮头子，排场还更大一点。

“玉昆你路上还方便？”

“走小路，人不多，车马也不多。不过路上也不见多少积雪，沈存中在这个位置上，可算是适任了。”

“只要不要耽搁桥道顿递使差事就好。”

韩冈笑道：“以沈存中的才干，还不至于这点事就手忙脚乱。”

正常天子大行，梓宫奉入山陵之前，必须先要整修官道。桥道顿递使一职就是开封知府推卸不掉的责任。沈括为了表现自己的才干，也没有推脱，现在是脚不沾地，但终究是游刃有余。

“今天还有别人来？”韩冈边走边问。

“章子厚来了，父亲正在里面见他。”

韩冈在内院前停步，只看见章敦正从里面迈步出来，看见韩冈，眼神倏然转利。

这是几日来韩冈第一次见到章敦，与王厚同迎了上去，见了礼，章敦便告辞先行，经过韩冈身边时，丢下话来，

语气冷且硬：“玉昆，待会儿我有话问你。”



这叫什么……兴师问罪？

韩冈暗叹，也该有这一出。

## 第一章 一年穷处已残冬 （中）

约定了见面的时间，章敦便先走一步。王厚向韩冈告罪了一声，改送章敦出去。韩冈则径直入内探视王安石。

书房内有着浓重的药味，王安石正皱着眉头的喝着黑乎乎的药汤。

今天的王安石虽说已经能够起身见客，但从气色上看，与前两天没有什么改变，脸上的皱纹也似乎比往日更深刻了几分。

不过看见韩冈，他却露出了许久未见的轻松笑意：“玉昆，坐。”

韩冈行了礼，依言落座，“岳父今天感觉如何？还有像昨天那般气闷了？”

王安石呵呵笑着，捶了捶膝盖，“年岁大了，哪里没有毛病？不过是胸口憋闷了点，你们就是爱瞎担心。”

“这件事，小婿还是听御医的。该吃药得吃药，该扎针得扎针。岳父你说了不算。”

王安石摇头叹了口气，“玉昆你啊，还真是……”不过说了半句，却又莫名的跳开了话题，转问道：“外面的雪停了没有？”

“刚刚停。”透过格栅细密的玻璃窗，韩冈看了眼外面灰色的天空，“可能是今年最后一场雪了。下一场雪，可能就是元佑元年了。”

王安石又叹了一口气，“想不到这么快就到元佑元年了，感觉才定的年

号。”他看看韩冈，自嘲的笑道，“年纪大了，叹气的时候就多了。”

“是岳父为了国事思虑太多了，心里放不下。”

“是放不下。”王安石哼了一声：“有玉昆你一份功劳。”

王安石这话里话外显得积怨不浅，韩冈苦笑起来：“岳父说的小婿可万万当不起。”

“你还当不起？”王安石摇摇头，不禁又叹，“谁能全然看得开，放得下？真要有人能做到，那可要成圣成佛了。”

王安石叹气时疲态毕露。惨淡的日光透窗照进来，映在蜡黄的脸上，老人斑也越发的明显。看得出来，王安石的身体状况正日渐恶化，现在就算让他回任平章、宰相，恐怕也没那个能力了。

自从王雱去世之后，韩冈就感觉他老得特别快。加上赵頫、赵煦两父子接连出了意外，这对将毕生功业的未来寄托在赵煦身上的王安石来说，打击之大可想而知。

真要论年纪，才六十出头的王安石，远比不上韩冈当初出任京西时在洛阳见过的几位元老。富弼、文彦博都是年逾古稀而精力不衰，王安石可是差得远了。

韩冈也明白他的情况。之前卸去了平章之位，心中还有一个念想，一心想要教出一个明君来。可课程才开始，‘明君’的未来就不复存在了。灰心丧意之下，这一回退下来后，可能不会再复出了。

韩冈不是王安石，从来没有想过要‘致君尧舜上’。他会去做太子师和帝师，也只是想借资善堂和经筵这两个平台，来增加气学的知名度，对教出一个明君可没有什么想法。甚至可以说，越是明君越是麻烦。

发源自西方的科学，由于教权和王权经常性的对立，敌人主要是禁锢人心的宗教，许多时候还能受到世俗政权的保护。但韩冈现在推广气学，探究自然的行为，最大的敌人则是将皇权建立在绝地天通上的天子。祭天祀地，册封天下神明，言行举止能影响灾害，这种给自己套上无数神秘光环的统治者，就是自然科学的死敌。

只不过他的想法，可不是能说出来宽慰人的。

“圣人要能放得下，何须奔走列国，立道统于世？佛祖也不用传教授徒了。谁都有放不下的事。太上忘情，谁是太上？”

王安石盯着韩冈看了一阵：“玉昆，你是斗嘴成了习惯？”

韩冈猛然醒悟，现在可不是在跟王安石辩经，不由得苦笑起来：“好像真是习惯了。”

韩冈认得干脆，王安石都不知该说什么。他有时会想，自家是不是没积德，招个女婿都不省心。

沉默了一阵，又喝了口热茶，王安石提起章敦：“方才章子厚带着大赦诏来。”

韩冈还没有看到赦诏，不过诏书的内容基本上都是大同小异，但有件事是他要关心的：“赦诏上怎么说？‘常赦所不原者，一并放罪赦免’？那流配者怎么处置？”

“流配者还是就地安置。”

“那就好。”韩冈放心下来。

帝位更替，正常都要颁布赦诏。当天子或是太后、太皇太后重病——有事也会为了生病的皇子——为了祈福，也同样会颁布赦诏。不过赦诏也分等级，有的赦流刑以下罪，有的则是将十恶之外的死罪全都给赦免了。前一次大赦才过去几个月，这一回又是个大赦诏。三番两次的折腾，监狱里面还不知有没有人了。

之前熙宗内禅，赵煦即位，大赦天下的诏书中，在韩冈力争之下，有关重罪流配的犯人都是就地安置。这两年，长距离流配的罪犯，目的地只有一个——西北。纵然是广州那边一个三千里流配的犯人，三千里一走都到了中原繁华之地，但实际上的落脚点照样是西北的熙河、甘凉以及宁夏三路。西北蕃人多而汉人少，即便是罪犯，也没什么好讲究了。也不怕他们闹，反正朝廷在当地屯有重兵，又是天下有数的重法地，再不老实，刀子、棒子都是有的。

“不过时间划在腊月初一之前。想必玉昆你是明白的。”

“当然。”韩冈自然明白，“若是什么罪过都能赦除，朝廷纲纪可不就是笑话了？”

普及天下罪人、犯官的大赦诏中都会订一个时间点，某年某月某日之前，犯下的罪行可以一并赦除，如果犯人没有归案，只要在时限内过来自首，也便不会追究。这个时间点，一般都是赦诏的颁行日期。

只是现如今，熙宗皇帝崩于炭毒一案，除了赵煦之外，还有许多人都会受到处置。就比如韩冈和王安石，正因为没有将赵煦教育好，让他犯下如此大过，故而引罪请辞。还有福宁宫中的内侍、宫女，他们同样要论罪。

只是事故而已，纵被牵连，也并非十恶不赦的重罪，全都在赦免的范围内。现在若是一道赦诏下来，什么罪过都免了，难道赵项就这么平白死了？连个负责的都没有，那皇帝还有什么威严可言？

章敦今天过来，多半是受了太后的私下委托，前来向王安石进行解释，韩冈这边，虽然还没有收到消息，多半也会派人来解释一番。

与韩冈提起大赦的时候，王安石一直在仔细观察着他的反应，现在终于确定了大半，韩冈应该是真心打算辞官，没有任何勉强。

这不一定是好事。高官显爵说丢就丢，可见心神都在学问上，还是要跟新学为难。

“……除了大赦诏，还有一个是熙宗皇帝山陵的事。”

“熙宗皇帝……”这个词念起来，就是韩冈自己也觉得别扭，“的山陵，这是子华相公该去操心的事，墓址之前也已经定下来了，材料也都备好了。不要操心什么事情了吧？”

赵项重病一年多，早已经点了所谓吉穴，选好了墓址，就等着赵项的梓宫移去下葬，哪里还有什么事情要来问王安石。就是韩绛，他真正要头疼的，还是这一回上皇驾崩，是不是还要犒赏百官、三军，以及能拿出多少来犒赏。

“权同管勾司天监周琮上表，说之前选定的墓穴不吉。”

“之前的墓穴是判监事的丁洵选定的吧？”韩冈问。

有关天文、历法，以及卜问吉凶，都是司天监的工作范围，选择墓穴也同样如此。

“不是他还有谁？”

两边相持不下，影响到了赵顼的身后事，故而来向王安石通报。纵然他引罪辞官，但地位还摆在那里，切切实实的国之元老，鼎鼎重臣。

韩冈微微皱起眉头：“两人斗了二十多年了，还在斗？”

司天监中的天文官，属于技术官范畴，不入文武两班序列，很多职位都是父子相承，而一个官员能在同一个位置上坐上几十年。权判监事的丁洵统管司天监三十一年，周琮做权同管勾也快三十年了，两人一主一副是从仁宗皇帝的时候一直在司天监做到了现在。韩冈记得前两年，两人因为近三十年不领磨勘，不得晋升，故而特赐恩其子孙，允许两人各荫补一子孙入学。只是两位老同事的关系据说是恶劣得很。从这两人搭档的时间上来看，倒也不难理解。

他随之又冷笑起来：“这两位是想做邢中和吧？”

邢中和是真宗时候的判司天监，当年真宗驾崩，他跑去对修治山陵的雷允恭说之前选定的墓穴差了一点，要移动百步才是最佳的吉穴。雷允恭信了他，征得了刘太后的同意。可邢中和指点的新位置开挖时却冒出了泉眼，喷水不止，他最后是用脑袋抵了罪过。雷允恭这位有拥立之功的大貂珰，也同时丢了性命。

韩冈一向觉得所谓点吉穴，发后人的说法是无稽之谈。墓穴只要不透水，不生蚁虫，不易为人盗掘就行了，哪有那么多弯弯绕绕的。而且他对司天监的不满一直都有。

“不管周琮是不是找理由，也不管到最后谁做了邢中和，事关大行皇帝，岂是小事？容不得有半点意外。”

“自是当然。”

韩冈的态度还是瞒不过王安石，气学讲究实证，自然对这些神鬼之事嗤之以鼻。

王安石其实也没什么兴趣，要不是事关赵頊身后事，他根本都不会在意，丢掉了那个无趣的话题，他问韩冈：“已经好几天了，外面是怎么说的？”